

臺灣民間器物崇拜

簡榮聰

一、前言——從冬至的「餉耗」說起

臺灣民間較傳統的「冬至節」，還留傳這樣奇異的風俗：冬至歲節一早，要搓圓仔、煮圓湯，要拜神明、祭祖先。然後，將粉紅色的圓仔黏在：門扉器物、灶頭、井邊、椅條、桌下、穀倉、眠床、豬稠、牛稠、雞稠，甚且水缸米甕……。

如此奇特的風俗，事實已在臺灣留存承傳了幾百年，甚且更久。何以如此？有什麼特殊的用義？極大多數的臺灣同胞未聞未見，有的是知道這樣做，卻不知其妙，有需要介紹和探討。

查閱文獻，原來「冬至節」黏貼圓仔在門扉器物上的風俗，不僅民間承傳已久，而臺灣地方的史志多有記載：

例如清代王瑛曾的《鳳山縣志》說：

「十一月冬至，家作米丸，祀先禮神畢，卑幼賀尊長者，節略如元旦。有祖祠者，合族祭之，謂之祭冬。家團圓而食，謂之添歲；即古所謂亞歲也。門扉器物，各黏一丸，謂之餉耗。」

例如清代周璽的《彰化縣志》也說：

「冬至節，家作米丸祀先，門戶器物，皆黏一丸，謂之餉耗。前一夕，小兒將米丸塑為犬豕等物，謂之添歲；即古所謂亞歲也。」

讀了上述例舉部份地方史書記載，始知冬至黏圓仔在器物的奇俗，叫「餉耗」，其他縣廳志所記也相同，證明是流傳於臺灣各地的。甚且，查閱《福建通志》的歲時記載，連漳州泉州二地都沒有差異，也證明這種習俗，是相當淵遠流長。

為什麼臺灣傳統民間，冬至那一天，各家要做湯圓，並在器物上各黏一個或兩個，為什麼稱作「餉耗」呢？

原來，這便是臺灣民間器物神崇拜。

原來，這便是臺灣文化古老多樣的內涵。

世界上愈原始古老的民族，愈對自然萬物信仰有靈。自然萬物都有神靈的信仰，使得取資、獵獲、採摘、穫稻、收成，以至於以之製作的器物，都存在有神靈，而心存祈求、感恩、銘謝，衍化為種種的習俗行為。

人類，從天地大自然取得了木、石、竹、泥、禽獸羽骨角牙，雖經人類的智慧、能力獲得，畢竟，是從自然界取得而非人類自生自產。而從所獲得的材料製作器物，這些器物的本質，何嘗不來自於天地自然？

所以，器物雖是人類製造，但在古人類先民的想法，它們都蘊涵著神靈，提供人類的利用，給人類方便、利益、與福祉。

器物的使用，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每當古老的冬至過年，古老的先民便想到：這些辛勞提供人類使用

的器物，在這過去的一年，又「虛耗」了多少？又「耗損」了多少？因此，歲末年節，存著一份感激、感恩、憐惜的心理，祭拜銘謝所有家庭鄉里的器物神。

原來，這便是「冬至」「餉耗」的原理。

原來，這便是臺灣文化的有情與可愛！

我們今天來觀照這古老而行將在工商社會式微的文化，例如：

「城隍爺」的信仰，原來是古老先民對城池安全防衛的感念與寄托。

「灶君」的信仰，原來是古老先民對司炊、司火、司命的灶，一份感激與依賴。

「門神」的信仰，原來是古老先民對啟門閉戶的防衛、安全、交通出入的一份憑藉與德澤。

「床公床母」的信仰，原來是古老先民對提供睡眠休息的炕床，與及於此孳生成長的兒女，一份期待與恩謝。

「桌神、椅姑」的信仰，說明了古老先民對桌椅一份尊重的

「井神」的信仰，原是古老先民對提供飲水、用水的井、一種感德。

「豬稠公」的信仰，原是古老先民對供養豬隻的豬稠那份辛勞與謝意。

「牛稠公」的信仰，原是先民對提供牛隻休養生息的牛稠那份敬意。

「雞稠公」的信仰，原是先民對提供雞鴨鵝等家畜生息的雞稠的一份敬心。

「掃帚神」的信仰，原來是先民對掃帚入髒污、去垃圾

的一份敬佩。

以上大略列舉的臺灣民間器物神的信仰崇拜，只是有關漢族的部份，其他原住民土著族也還有。——這樣的鄉土文化，的確是多采多姿、豐富繁盛的。

或許會有人認為這太迷信、太落伍。殊不知由於認為器物有神，對器物就存著一份尊敬的心、愛惜的情、珍貴的意，不敢隨意損壞、糟蹋、賤用；因此，這件器物才能保存好、用得久。而對器物有神的信仰文化，也緣於對器物有神的信仰文化，重要的是本緣於對器物的功能與貢獻，一種肯定、尊重、與感佩的心。

當傳統的農業社會主流，轉變為工商社會為主流的今天，很多富有文化意義的器物神崇拜，於焉消失，不再為現代人所傳續，也不再為現代人所認知。

當社會家庭漸漸呈現一片奢華、浪費，暴殄天物的習慣行為時，文化的品質不是提高，而是漸漸地在降低、腐敗、式微……

以下嘗試就臺灣民間的種種器物崇拜，作初步系列爬梳整理，以探知臺灣民俗的一斑。

二、原來城隍是城池——臺灣民間器物神

崇拜之一

臺灣的城隍信仰，古來相當興盛，現有城隍廟一共有五十六座，祂不僅是最大的民間器物神，且是城市保護神，同時，又是民間掌管陰陽善惡、是非曲直的宰神。

城隍的信仰，是一種十分古老而原始的崇拜。遠古的人類，在經歷了群居、建屋的小部落型態之後，由小村莊形似

而演增為大村莊——大部落型態；再由原始大聚落的群居，向四圍擴增為城邑。最初的城邑，是由保護城里大聚落人民的安全，所以修建了高大的城牆、城樓、城門，以及挖了護城的壕、河。《易經》：「城復於隍，勿用師」，《博物志》說：「禹作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自禹始也」。夏禹時是否就有城池不論，可肯定的是城池起源甚早。城池、既然有防守、保護作用，有大功於民，原始就受到大家的崇拜崇敬，因此，城隍二字原意即為城池，城指城郭、隍為繞城的河溝，有水稱池，無水稱隍。——原來，我們臺灣的城隍爺、城隍老爺，就是城牆、壕溝呀！

追源探流，我國祭城隍的禮俗由來已久，《禮記》有「天子大蜡八，水庸居七」，「水」即「隍」，「庸」即「城」，古周天子蜡祭時即有拜「城隍」的儀式，後來三國時代吳國且肇建城隍廟，唐代時城市繁榮、城隍信仰更為普遍，各城鎮紛紛建廟供奉。因受佛教陰間地獄之說，城隍信仰普及，道教即將之納入系統，以其為剪惡除凶、變理陰陽善惡，主管人間福禍休咎、維護城鄉保安的神。從此，遂以城隍管領亡魂，判斷升沉善惡。道士們作道場建醮「超渡亡魂」時，要發文書知照城隍（稱「城隍牒」），才能拘解亡魂到壇。唐時城隍主冥籍習俗流傳下來，一直影響至今。

城隍的信仰，發展留傳到明代朱元璋建國伊始，即於洪武二年正月封京都及天下城隍，並且還分別品位官級，從此，城隍又有都城隍、府城隍、州城隍、縣城隍之分，在職稱上居然有城隍王、城隍公、城隍侯、城隍伯之謂。從此城隍遂與各地政府分掌陰陽兩個衙門，城隍廟由城隍爺主政外，兩旁更分列文武判官、各路司、黑白無常、牛頭馬面將軍等

配屬神，甚且俗信，去世的英雄賢烈、有功地方者，其靈也任城隍職務。因城隍還能兼及陽界，因此神格較當地政府首長高，凡地方的疑難雜症，人間世難予解決的，都轉而祈告於祂，數千百年的器物信仰衍化，使得城隍由單純的、原始的城壕護衛神職，擴張為專能的地方守護神！

臺灣的城隍廟沿襲上述的傳統，最早在府城臺南市於明永曆二十三年創建府城隍廟，以後各縣廳也都興建，儘管今天主神城隍稱謂有沿續，但往昔遠古的器物神、保城神的本質似乎已被蛻化而淡忘。今天，臺灣人民所認識的城隍爺，是單純的人格神——祂對地方、調變陰陽、統轄神祇、糾察善惡、主判生死、以彰報應，並掌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明白箇中道理，臺南府城隍留下名匾：「你來了」「悔者遲」，與其他城隍廟的「變理陰陽」匾額、大算盤「涵義」，也就當能發出會心一笑。

三、臺灣的灶神——臺灣民間器物神崇拜之二

傳統的臺灣民間，家家戶戶有灶，燒柴升火、煮飯炒菜，炊食之所，俗稱「灶腳」，即今稱之「廚房」。

今日的廚房，已隨工商社會科技的快速變化，遺棄炊灶，代之以瓦斯爐、微波爐、電熱爐、電磁爐，再不見在廚房灶壁，貼上「司命灶君」神像供奉；目前臺灣，大體只剩傳統保留炊灶的人家，還信仰灶神。

灶、竈，同字，為什麼會有灶神的信仰？原來自古民以食為天，炊飲食之所，炊飲食之器都叫「竈」；想一想，如

果炊食升火升不起來，米飯煮不熟、菜肉烘炒不熟，那有多狼狽？所以遠古的先民，就認為這器物有神，得罪不得，因而有祭灶的行爲，所以《論語》有句話說：「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就是這個道理。

竈神，原稱饗神，祂的名字叫「先炊」，是古炊母之神，故竈神在古代又叫「炊母」，傳說是一個老婦。這一信仰，想來也頗符合古來的社會制度，男人較有體力，管出外狩獵，女性只作簡單的採集耕作，還有戶內的炊煮，老婦積多年的炊煮經驗，利用灶火的工夫，原必遠勝於新婦，遠古先民將灶神想像成老婦，也符早期的母系社會。

中國祭祀灶神，在殷商時代就有記載，《禮記曲禮》說：「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五祀，就是戶、灶、中霤、門、井，而且祭祀的時間在當時已有分別：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井。

灶、竈，既然火之王，又是人民進食養生的所在，何等重要，所以已知殷商時代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要致祭，當時致祭的供品方式只是「盛食於盆、盛酒於瓶」的卑賤簡單，但因灶既有功於人的飲食，所以久沿無衰。

灶神，既然普受尊重，故留傳的名稱也多，有灶王、灶君、灶君公、司命灶君，鸞門奉為三恩主之一，稱「九天司命真君」。

祭灶，在遠古原只是祭器物，信仰使祂人性化人格化。在殷代，灶神和司命是有別的，豈料到了漢代，學人孔安國根據民間信仰，注解《禮記》一書說：「竈神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之，以祈福祥」，可見灶神和司命混為一談、合而為一，最遲漢代就已如此。

殷代，祭灶是在夏月，謂之「謝竈」，大概是夏月多雨潮濕，比較不好起火持火之故。到漢代陰子方於臘日祀灶、灶神現形，遂以黃羊獻祭，獲福佑致富貴之後，子孫常於臘日祀灶，風俗傳開以後，祭灶始由夏月改為臘日；後世時俗供品葷素相雜、隨發心所欲。臺灣民間在六十年代以前，還常見過新年時，在灶頭供奉「發糶、杏仁」，上插飯春花。

灶神，原係主灶火司炊的器物神，漢以後民間相信灶神兼司命，使得祂職責加重，除掌東廚外，還負責稽查一家大小善惡。迨道教興起後，尊灶神為司命真君，俗稱司命，因主掌九天生籍，故稱「九天司命真君」。農曆十二月廿四日一般民家都行送（謝）竈之禮，這民俗是有其淵源的。

灶、原無性別，後衍女相古炊母之神，後漢以來，都說成男相，並有「天帝謫孫」之說，成為數百年來臺灣民間的灶神傳說。

四、臺灣的門神——臺灣民間器物神崇拜

之三

臺灣的家家戶戶、寺廟祠壇，凡是有內外的建築，無不設「門」。門戶之設，是人類基於安全防衛的需要，不僅在於生命身家的安全，亦兼及財產飲食的安全維護，而且更及於精神與信仰層面的祥祉、氣勢、運數的守衛；因此，自古有「門神」的信仰。

門神，雖說是守門之神，其實便是源自於對門戶的依賴與崇拜。「門戶」既然它的功能對人類如此重要，雖貴為國君，已知早在周朝的禮儀（禮記）就有「君釋菜，禮門神」

的記載與行事了。此外，大夫、上士、百姓也都有「祀門」，在九月舉行。

門神的敬祀，是古代天子、諸侯「五祀」之一，後經歷了歷史的更迭、地域的傳說，流行在臺灣民間的門神，事實還可以分成幾類稱謂，因此，演變到今天臺灣的門神，已非單純一類的屬於「門的神靈」，而是有幾種稱呼的神名。

第一類是常見於老式或有年代的廟宇，繪畫門神的相貌為文武官裝扮，（皆為祈福、求吉的，所以也有畫「天官」）。手捧托盤，盤中有鹿蹲踞，象徵「進祿」或「晉祿」。另一朝官手捧托盤，盤中盛一「冠」帽，象徵「加冠」的意義。這類門神，有其特稱，左叫「門丞」，右叫「戶尉」，也有其源流，《月令廣義》說：「近畫門神為將軍朝官諸式，復加爵鹿蝠蟾寶馬瓶鞍等狀，皆取美名，以迎祥祉。」該書的記載，也流傳於臺灣民間祠堂廟宇，如見捧「爵」（酒器）的，則代表「進（晉）爵」；捧「蝙蝠」代表「晉（進）福」；捧「蟾子」代表「進喜」；捧「寶」代表「進寶」；捧「馬」則代表「長遠（富貴）」；捧「瓶鞍」則代表「平安」。總此八物，意取「爵祿福喜、馬報平安」。

第二類是「神荼」、「鬱壘」，前居左、後居右。據《戰國策注》、《後漢書》、《荊楚歲時記》的傳說：上古東海有一座度朔山，山上桃木蟠屈三千里，蔚為奇觀，有「神荼、鬱壘」二神駐桃林東北鬼門，主閱領諸鬼，倘有鬼魅害人的，就以葦索網綁以飼虎；此二神生得威武，為諸鬼所畏，故使世人畫此二神置門戶（此類源起較早）。

第三類門神是「高明、高覺」。這種門神說法可能受到《封神榜演義》的影響。乃記述神荼、鬱壘原為棋盤山的桃

精柳鬼，先為該山軒轅廟之千里眼、順風耳，後化為高明、高覺，傳說亦為門神。（此類說法較晚）

第四類為「秦瓊、尉遲恭」，秦白面長鬚，尉遲黑面虬髯。據《搜神大全》及《西遊記》傳說，唐太宗曾於夜寢時常聽鬼魅呼號，因而驚恐，秦叔寶、尉遲敬德二將，乃戎裝立寢門外把守，夜果無事，因命畫工繪其像懸宮門，邪祟遂息，後世沿襲，以為門神，從元代就已流行。

第五類門神為寺院外的哼哈二將或四大天王、四大金剛，因這些神都是護法守護神。

第六類門神為女神廟門的宮娥，手捧花果雜寶法器，雖無前述各類門神的威嚴懾人，但也十分端正，望之儼然。

以上係各鄉土門神的略分，奇怪的是：門神千秋為「正月十五日」可能係受天官大帝生辰的類比所致。

臺灣的門神，起源相當原始，衍化卻相當多樣，從周朝到今天，儘管門神稱謂紛雜而轉趨人格化，但祂永遠是驅邪煞、衛家宅、保平安、助財富、晉尊貴、納福祥的守護神，也是家戶、寺廟、祠堂、壇場美麗的裝飾。

五、臺灣的井神——臺灣民間器物神崇拜

之四

過去，臺灣民間在無自來水設置以前，街坊鄉里，大多有井；即使住在溪邊人家，因怕溪水不潔或有毒，亦多鑿井；鑿井，在傳統的社會，有專門挖井的行業，能覘測地下水脈，挖多深有水。挖井之前，擇地燒香奠祭，井挖好砌好之後，也要祭拜；以後，每年冬至，要燒香祭拜，並黏貼紅色

的圓仔（米丸），以為「餉耗」。——這就是自古遺傳的井神信仰。

遠古的先民，在荒漠的大地，無溪無河的平原，居然能鑿井出水，解決民生中的大問題，而鑿井的工程又那麼艱難與苦辛，從井冒出的泉水，又那麼地甘美清澈，那份感激與依賴之情，是可以理解的。

井的起源，一定甚為遠古，起先，可能是源於發現湧出的凹地地泉，漸漸地鑿挖漸深，而形成了井，累積了挖井鑿井的經驗。

井既然是水源，故上古部落即已圍井而居，井是公有，久之衍成村里中心，俗語：「離鄉背井」，離井，就是離家。

古代，為便於就井汲水，井邊都置一陶瓶，文獻記載，自周代到漢魏，井邊汲水都還使用陶瓶。汲水用木桶，要到晉南北朝唐代以後。因此，可知井邊汲水置陶瓶，那是陶器文化的遺留，間接可證井的文化的古老。

這裡舉一個故事：春秋時代，子貢南遊楚，見漢陰丈人（老年人），抱著陶甕在辛苦的汲水灌溉，子貢告訴他說：「有一種機械，一日可灌溉百畦，用力少而功效多，您老想不想要？」老年人說：「是什麼物件？」子貢教他說：「鑿木為機，後重前輕，取水若抽，相當便利，其名叫「桔槔」。」可見這種汲水器具，置於井邊，自古就有。

祭井的風俗，殷商時代就有了，前文介紹《禮記》所描述的「五祀」，其中就有「祭井」。

祭井的時間在冬天，冬季天寒地凍，連溪河湖湖水都結冰，取水不易，當此之時，井仍能源源不絕的提供清水，先民

大概也擔心井水結凍，所以有於冬日祭井的禮俗。

祭井，是道地的器物崇拜，臺灣的井邊黏米丸圓仔，正是在「冬至」，文化足見淵遠流長。

六、臺灣的床公床母——臺灣民間器物神

崇拜之五

人類的的生活，夜間的睡眠與白天的活動，幾乎同等重要。先民從遠古的岩窟居宿、構木為巢，以至於華北居室的發展：從穴居而半穴居、而地面建築。華中、華南的另一個系統發展：由巢居而干欄式建築，而地面建築——不論建築形式如何的發展，以家庭作單元，基本的炊食的灶、出入防衛的門、夜間眠宿的床，都是需要具備的。

從商周到魏晉，由於古人席地而坐的習慣、几、案、衣架和睡眠的床一般都很矮，但都很重要，尤其是床，因睡眠的所在，一定是屋中最隱密而安全的，所以自古不論是單間的茅茨，抑「前堂後室」的大房子，臥室一定在最隱奧安全之角落。

根據文獻所載，春秋時代已經使用重室，當時室內仍席地跪坐或蹲坐，「席」下墊以「筵」，猶如今之榻榻米。根據甲骨文「席」作「囙」，「宿」作「𠂔」。「宿」象兩人於「席」上曲肢而眠。「床」既然是「休養」與「生育」之處，自古就受重視。床的用途，到漢代擴大到日常起居與接見賓客，此時「床」又稱「榻」，有的大床上置几，床後面和側面立屏風，亦有在屏風上裝架子掛器物的，長者尊者則在榻上施帳，所以有「投帳授徒」的話。到南北朝時期由於

受到胡風與民族融合影響，床逐漸升高，上部還加床頂；起居用的榻加高加大，下部以壺門作裝飾，人可坐床上，又可垂足坐於床沿，漸漸地演變為一般所見的紅眠床、貴妃床、曠床、日式榻榻米床。

古代先民，爲了要眠宿得安穩恬適，無擾無憂，也就衍生床神炕神的信仰，尤其嬰孩啼哭不止、著驚、夜不成眠，多病吵鬧之時，更認為與床有關，即連大人的夜不安眠也是，於是轉而尋求心靈上的安頓，祈請冥冥不可見之床神護佑，一如敬灶、敬門、敬井都存有一份虔誠敬意。

祀祭床神，由來已久，已知宋朝已流行這種風俗。中國大陸的祀床神，祭品不用大魚大肉，而以茶酒而已。床神還有公、母之分，稱床公床母，俗傳床母喜愛喫酒，床公喜愛喝茶，所以「以酒祀床母，而以茶祀床公」，叫做「男茶女酒」（《清嘉錄》）。祭床神時，置茶酒糕果于寢室，祈禱「終歲安寢」、「好睡好搖飼」。

臺灣民間敬祀床神，一般都稱「床母」（少數有床公），視為女性神體，祈其有如慈母照護在床上孳生的子女。因此其祭床的時間多在七夕，亦即在祭七星娘娘之同時，備辦雞酒、油飯、圓仔花、脂粉、絨線等，以祈謝床母的保佑。亦有於正月十五、十六，或除夕，也有在子女驚嚇不安眠時祭之。

七、臺灣的倉神——臺灣民間器物神崇拜

之六

倉，就是穀倉，我國古代以穀藏為「倉」，米藏為「廩

」。倉廩，關係糧食的貯藏，亦是財富的象徵，如果米穀豐滿，堆積如山、倉廩鱗比，就反映著經濟的富裕。

過去，以農業社會為主，工商的行業，往往也以農業產品為本源，農產品收成的盈虛豐歉，不僅影響民生的飢飽，經濟的貧富，也間接波及工商業的興衰。

臺灣在民間四十年代以前，一般農村，家家戶戶都有穀倉，絕大多數的穀倉是就地取材，沿襲平埔族的製作型態，以竹篾竹筒架編成橢圓形，而有四腳騰空撐起的型式，外內緣敷以泥土摻稻草、或牛糞而為外壁，此種穀倉形式甚古，有稱「笕櫨」，有稱「土庫」，甚有些地方還以此為地名，沿襲至今。至於臺灣在西部平原地區，亦有發展一種圓形的倉，稱「古亭笨」。以上是較古老的倉，以後衍展為「土壘穀倉」、「紅磚穀倉」。

倉廩足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倉廩事關家運、國計、民生，是一年一冬辛勞的寄望，自古俗信倉有倉神，又稱「倉官」或「倉王」。據《燕京歲時記》說：「正月二十五日為倉官誕辰，糧商米販都要致祭倉神，名之為「填倉」或「添倉」。民間家家戶戶在過新年時，要以紅紙書寫「五穀豐登」或「五穀豐收」貼在穀倉上，在過年除夕夜燒香祭拜一拜。如果一年收「冬」收成，要在稻穀入倉時，講好話，並以香腳作紀錄，計算入倉數量，然後燒香燒金紙答謝。

清代臺灣有「倉神」及「倉王廟」。「倉神廟」在雍正十年建於臺南市赤崁樓後。「倉王廟」在嘉慶二十年，建於宜蘭。

如今，農業社會的急速轉化，倉神信仰式微極快，只剩部份農家，還在自家穀倉貼春聯「五穀豐登」，其他，與灶

君信仰一樣，多在民國七十年代後，被淡視遺忘。

八、臺灣的機杼神——臺灣民間器物神崇拜之七

「機杼復機杼，木蘭當戶織」，這是「木蘭辭」古詩中的起句，間可看出古代織布情景。婦人利用機杼織布，應該起源甚古，傳說孟母教子，剪斷機布，想見戰國時代，婦女已利用機杼紡織。從人類學及考古學方面觀察，從石器時代、陶器時代，史前人類已能運用「石製紡輪」、「陶器紡輪」來紡線，然後利用簡單的紡織工具加予織布，例如臺灣的泰雅族織布機、阿美族的織布機，都受相當的敬重，都禁止男人的觸撫，有其禮俗的禁忌，這皆是古俗的遺風。

機杼的器物崇拜，在中國淵流甚遠，《淮南子》高注說，認為黃帝之臣「伯余」是機杼的創始者，被後人立機神廟祭之。

另有說，《杭州府志》認為，褚河南祖孫二人，得機杼之巧於廣陵，而歸教其里中，於是使得杭州的機杼，甲於天下。到宋代至道元年（宋太宗、西元九九五年），開始於杭州置織務，杭人立祠祀之。（清梁章鉅《浪蹟叢談》）

也有說，機杼之盛，莫過於蘇杭，皆有機神廟，蘇州之機神奉「張平子」，杭州之機神奉「褚河南」。（錢梅溪《履園雜記》）

臺灣早期的紡織，多沿用傳統的機具方式。紡織是一種繁瑣細心的工作，稍一差錯，就會前功盡棄，因此，為求順利，沿襲唐山大陸的習俗，也有未織先祭機神的。尤其是，

民間每到農曆七月七日要祭機杼神，這大概源於《唐書百官志》的記載「唐代於七月七日織染署祭杼」的文化遺習。

機杼，是木製的，而今臺灣遺留已甚少了，每到七夕，織女星與牛郎星相會時，臺灣的婦女，總會趁此祭祀機杼，祈求一年的紡織平順。不過，隨著電動織布機（紡織機）的引入，這項器物神的崇拜，彷彿已是過往煙雲。

九、針神——臺灣民間器物神崇拜之八

農曆七夕，臺灣民間舉行很多慶祝儀式：相戀的情人，於此日互祝盟約，互贈禮品，而稱之為「情人節」。滿十六歲的少年男女，於此日謝七星娘娘或臨水夫人或註生娘娘，或三奶夫人，然後脫秦成人。家有小孩的，於此日謝床公床母、保佑好晒好搖飼、吃百二。往昔亦有於此日拜機神，並於埕中擺設瓜果、胭脂、膨粉、圓仔花、雞冠花、針線拜織女，再拜針神，作乞巧，此俗今已式微。

過去，凡小康以上人家的女孩，都要習女紅，即使貧家女，也要學會針線，自縫自補。而女紅從小至手帕、錢包、繡荷包、搭襖、衣裳、鞋子、圍兜，乃至於眉勒、童帽、被面、門簾、床簾：等，都要能夠自繡，工夫愈精，愈能出嫁個好婆家，因為過去講究的家庭，都會請媒妁或親友打聽，那家的姑娘精於女紅。

女紅的精拙，既然事關一生的幸福，故往昔婦女，靠著纖纖素手，努力精研，以至於台地女紅刺繡，名聞京師，清代的「雲錦」還曾為皇帝大婚備辦刺繡，技巧更賽蘇杭，連雅堂《台灣通史》即有記載。

台灣七夕的乞巧拜針神，可能沿襲唐大陸。「針」之物自遠古史前人類已有使用，甚且早在數萬年前已發現有石針、骨針，證明以針穿鑿樹皮、獸皮，以備穿著之文化甚古。

中國的文化，衣裳文繡自古備受重視。漢高祖時，每逢七夕，宮娥齊集閉襟樓學習穿七孔針。《輿地記》述南北朝時，齊武帝於南京建穿針樓，供宮娥七夕穿針乞巧。《東京夢華錄》記唐時京師於七夕，貴家多結彩樓于庭，謂「七巧樓」。《東京歲時記》說七夕家家錦綵，結為「乞巧棚」。由上文獻、可知穿針乞巧、拜織女，敬針乞巧，已是淵遠流長。

器物的崇拜，到後來，往往附會為人格神，城隍、灶君、門神、床神、無不皆然。針的崇拜，也因歷代出現傑出的女紅，而對精於針工的女性奉為針神。據《拾遺記》、《月令廣義》的記載，三國時常山女子薛靈芸、美而妙於針工，能於暗室剪裁，針法入神，後世奉祀，以卜巧吉。又范大成詩注謂吳俗七夕女子卜巧之神名針姑，有謂針姑為古代巧針工之女神。

總之，針神原係器物崇拜，以乞靈巧，後世更奉針姑，都根據於傳統社會女紅針線的貢獻與要點。

十、爐公的崇拜——臺灣民間器物崇拜系列之九

人類的文明發展史，當知道用火以後，由「生食」的階段才進化到「熟食」的文化。在營生的器具方面，才由石

器進化到能製陶器，因為火的運用，逐漸由發現冶礦而鍊金，而進化到金屬器時代。熔煉金屬的場所，就稱為「爐」，由爐再衍生一些鍛金的工具。從此，食器、禮器、兵器、飾器、農具等，都藉爐而冶融鍛煉，產生「金工」的行業。

爐與灶，原是同出一源，後來「灶」發展為烹飪燒食，「爐」則發展為鍛金的功能。上古的爐是蠻巨大的，「爐」字从火从盧，其形似甕似窖，是以人可投身其中，我們從古代一些記載及傳說可以印證。

如此的一座爐具，本是人類製就，但因其升火之後，竟能熔化礦石，碎銷金屬，使它們凝結成金屬軟塊，可以打造成所需器物形狀，其中奧妙，關鍵都在「爐子」，成功與否、品質高低與否，皆與爐攸關。因為神秘性、依賴性、需要性的緣由，而產生敬爐的心理與行為，與灶神的崇拜一樣，可能都是很自然的行為趨向。

爐的敬拜，當是很古早的器物崇拜，後來衍生附會為人格化的爐神；因民間傳說的關係、或行業特殊人物的卓越技藝，遂使得爐神的對象有好幾種。

一說爐神是太上老君，凡金銀銅鐵錫和小爐匠都奉老君為他們行業的祖師，這些行業專門修有爐神庵、爐聖庵或爐神會館，供老君神像。他們所以信奉爐神是老君，可能是受到《西遊記》小說裡太上老君擅於八卦爐煉丹之故。

另一傳說，爐公是三皇時代人，本名胡靖，自幼聰慧過人，稍長受命於女媧娘娘研究護火煉金之法，最後製造出火爐。並試著用火爐煉鐵煉銅，終於傳下鍊鑄的技藝，於是便被世代的打鐵鑄造業，奉為行業的守護神。

說到打鐵業的守護神——爐公，也有另一尊神，就是唐初

的大將尉遲恭。隋唐演義小說，傳說他未從軍前，以擅於打鐵爲業，因爲他深入民心，所以也被祀作爐神，被鐵匠奉爲祖師。

至於爐公的信仰，也被某些人認爲和銀樓業的行神「七寶尊王」爲同一人。

臺灣有少數廟宇配祀爐公先師，臺中東勢的巧聖先師廟及臺中豐原的九龍宮，都塑有爐公先師神像，供人們膜拜（見劉還月《臺灣歲時小百科》）。

民間一般的鐵匠所奉祀的，多稱「爐公」，鐵匠舖每於爐的上方或爐側置香案，上用紅紙書「爐公」二字或「爐公先師」四字，這種作法，倒是還保留最原始的器物崇拜遺跡。

十一、廁神的信仰——臺灣民間器物神崇

拜之十

遠古的人類，排泄處所不定，這主要是遊獵採集移動居處的關係，以後不論是洞窟、地穴、木巢、架屋的定居，其排泄處所因人多關係漸被協約固定，形成了「坑」、「廁」。坑廁在心態上雖屬不潔，但卻是生活的必需設備。爲什麼稱「坑」呢？因長年多人甚且數代世族的使用，積量要多，因此舊式茅坑挖得很深，以備裝貯糞便。且由於過去農業社會，家家養豬，豬舍往往與廁所茅坑緊鄰，以通貯人畜的糞便，於是茅坑通常又大又深。

古代尚未有抽水馬桶的廁所茅坑，設備是鄙陋的。糞坑之上架板、或疊磚，人蹲於板或磚塊上方便，環境不潔，味道惡臭，因此過去上廁所要「更衣」，以免污臭衣服，廁所

又稱「更衣室」以此。因設備鄙陋又加上「廁」帶有危險，一不小心，或板壞磚滑，人一掉下糞坑，便有危險，自古對廁所便存著一份敬畏之心；且廁所通常離屋較遠，一般較缺乏安全感。種種的背景因素，促成了器物的崇拜，像拜灶神求升火與炊食的順利、拜床神求終歲的安寢，拜井神，求井水的源源不絕，拜倉神，求豐收豐登；那麼，拜廁神，就是求排泄的順安。

器物神崇拜漸漸被人格化後，附會了一些史事，並以之爲廁神。例如漢高祖劉邦的愛妃戚夫人是廁神，因其被殘酷的呂后妬害，砍掉手足，丟入糞坑，宮女憐祭，久而成例。又相傳另一廁神是紫姑，相傳她是唐朝人，姓何名媚，字麗卿，生得美貌多姿，且通四書五經，爲李志妾，後遭嫡妻妬恨，暗地命人趁她解手時將之推入糞坑淹死。上帝憫之，封爲廁神。（《蘇東坡集》與《鑄鼎餘聞》）

這樣淒涼悲慘的故事，如此美麗的女子化爲廁神，使得她兼掌吉凶禍福，最知女人心。宋沈括《夢溪筆談》記：「正月十五迎廁神」；范成大的《吳郡志》也載：「十二月十六日祭拜廁姑」。在《荊楚歲時記》也記述：「正月十五迎接紫姑詢問衆事。」可見人格化後的廁神崇拜也由來很久。

臺灣舊時，婦女也拜廁神，在元宵節的夜晚，婦女用紙或木製成的紫姑神在廁中祭祀。祭祀時，唸唸有詞，祈求一年平安，祭後焚化。這種風俗、隨著廁所茅坑的廢除，改用新式洋房抽水馬桶後，已經無有，情形與灶君信仰類似。

十二、馬桶神的崇拜——臺灣民間器物神

崇拜之十一

臺灣傳統的民間嫁娶禮俗，嫁妝中定有一項不可少，且相當重要的物件，那就是「屎桶」，屎桶，稱馬桶，那是檜木或杉板拼裝箍成的，新娘排泄並作為日後生產的用具。

馬桶，又稱「子孫桶」，民間嫁娶時，特別以紅布或粉紅巾包紮，依習俗要連同腳桶、面盆、綁成一擔，由人挑在最後頭，或裝在轎上，稱作「尾擔」。到了夫家，要央請親朋中好命的、或尊貴身分的人提「尾擔」，過戶碇（門檻）時，要雙手舉高，嘴唸吉祥話：「子孫桶、過戶碇，夫妻家和萬事成」。因提抬馬桶，難免裡面物件震動，要唸唱：「子孫桶、抬震動、生子生孫做相公」。等到將「尾擔」抬入新娘房，要唸唱：「子孫桶、抬入房、百年偕老心和同。」依照習俗，子孫桶是要置放在新娘房的高處（未啓用前），通常都放在櫃子上，因此要踮著椅子，提舉高高地，放在上頭，同時也要唸唱：「子孫桶，抬高高，生子生孫中狀元。」

這就是臺灣民間傳統對馬桶的敬仰，也是留存最原始而基本的器物崇拜之遺俗。以此基礎上，又附會流傳馬桶神為坑三姑娘之神，掌管混元金斗。——這可能是受到民間生活習慣與演義傳說的影响：

《封神榜演義》記載：「坑姑娘者，係三仙島的仙姑雲霄、瓊霄、碧霄三姊妹。雲霄有胞兄趙公明，在峨嵋山羅浮洞學道，當周武王伐商，公明出洞來岐，助商拒周，隨被周將以符咒注箭射死。雲霄等一得凶耗，齊來助商，欲報兄仇。後亦戰死……待周克商之後，姜子牙敕封雲霄、瓊霄、碧霄三姑為坑三姑娘之神，執掌混元金斗，專擅先後之天。凡一應仙凡人聖（諸侯天子、貴賤賢愚，落地先從金斗轉劫，

不得越此。」由此一段信仰，遂衍生了雲霄、瓊霄、碧霄三霄娘娘與混元金斗的崇拜。

臺灣民間因有混元金斗（子孫桶）的敬仰，而也流傳著「栽花換斗」的民俗，如認為婦女久婚不育，亦或多胎皆女，傳統流行此俗，也反映出民間對子孫桶（馬桶）這項器物崇拜的源流本末與根深蒂固。

然而，自從民國六十年代改用套房抽水馬桶之後，傳統在寢室臥房置放馬桶之習慣消失。如今，民間的嫁娶「尾擔」改以鋁製或塑膠製大盆代替，能唸唱吉祥民謠的好命貴人也已鳳毛麟角。

十三、桌神的敬仰——臺灣民間器物神崇拜之十二

臺灣民間自古傳留下來的風俗習慣，一向是敬惜器物的，例如對桌子也具一份相當的崇拜。

據老一輩的人告誡，桌有桌神、椅有椅神、門有門神、灶頭有灶神，不能去敲打祂、觸犯祂。

過去小時，記得阿公阿媽留下的教導，吃飯時，儘管無菜（嫌菜太粗陋，難以下箸），也不可以拿筷子敲打桌面，否則會觸犯桌神，會使家道更加惡劣，飲食更加缺乏。

民間長輩留下的習俗，不論婦女與小孩，不可以筷子頭捶桌面，否則對桌神不敬。蓋「桌蓋」（以竹篾編成的桌罩，預防蟑螂紋繩等進入菜飯內的器具）時，也不可魯莽，要輕輕地小心的蓋好。

桌神，是無形的，但桌是個實體，一家大小，世世代代，三餐飲食要用它。嫁娶、祀祭、宴客，以至於除夕夜的「

圍爐」要用它；桌，變成了家族的聚會中心，民以食爲天，呷飯皇帝大，飯桌在傳統的民俗文化中被尊敬著。

怕螞蟻成群結隊的緣著桌腳爬上去偷吃菜肉，也擔心桌腳長期接觸潮濕地面被腐朽，民間打造了桌腳墊，石頭的、磚燒的、陶製的，墊托著桌腳，也表達對桌的敬惜。

廳堂，也有桌，不是廚房的飯桌，乃是祭神祖擺放貢品的「八仙桌」，方方正正的，且加以起線雕刻鑲嵌吉祥圖案，爲了尊敬它，特地製就「桌裙」在前面繫上，遮擋桌下的空曠，一如婦女的穿裙，五彩的、金銀繡繡的，一針一線，千針萬線的刺繡，斑斕輝煌地，襯托八仙桌的典雅高貴。

每年的冬至節，古早傳統的習俗要將紅圓黏在桌下，以爲「餉耗」，並燒香祭拜，桌神與部份其他器物神一樣，還是古今尚未被人格化繪造神像的器物。

十四、椅子姑的信仰——臺灣民間器物神

崇拜之十三

傳統的臺灣民間鄉土文化，遺傳了甚多遠古以來的信仰，像前述的上古五祀器物神、但亦有器物神的崇拜是以後因地區特殊的背景因素而形成的，例如「椅子姑」。

遠古之時，器用並無桌椅，周朝時坐於地上，以「席」爲藉，講究的宮室是在地上鋪「筵」，「筵」上再鋪「蓆」，一席大概可容四人，採跪坐的姿勢，今之日本猶保留古俗。到了漢代，才有發展坐床代替，可跪坐、亦可據而垂足。我們今天可以想見古人席地坐而席又薄的那久坐痛苦滋味。

桌子椅子的在中國出現，主要是受到胡風影響，引進了高坐的傢俱。南宋沙門濟川撰《五燈會元》才將「卓子」稱

「桌」。而「椅子」的名稱，也見於宋初，到了南宋，桌椅的使用已相當普遍，雖士庶之家無不有。

臺灣民間對椅子的崇敬，淵源於福建祖籍風俗，例如冬至節的「餉耗」。但有些地區，如北部的萬華、中部的鹿港，就有「椅子姑」的信仰，是器物崇拜另衍的一種薩滿巫術。有人稱牠是算命、卜卦的巫術，事實是藉「椅子姑」的神靈衍生的指示。其祭祀請示的行爲，有在上元日、也有在八月十五夜。

儀式的行爲是：先將一把椅子擺在廳堂的正中央，在椅子上面蒙上衣服或布，以紅色居多。椅前擺放胭脂、白粉、菓物、鮮花、剪刀、直尺、鏡子等供品，然後幾個未結婚的姑娘或婦女，站在椅子周圍，不斷燒香，並手持線香祭拜，口中唸著咒文，據說這時椅子會微動就表示神靈已降，站在周圍的人可乘機問椅子姑各種事，例如年的豐欠，事的善惡，此去的吉凶、病的輕重，財的有無，婚姻的有無，成否？如果椅子姑回答的對否？肯定與否？就看請問人民的內容而反應。

十五、籃仔姑的信仰——臺灣民間器物神

崇拜之十四

籃子，是婦人使用的器物，在臺灣多爲竹編，部份加藤，是婦女提籃採菜摘果、亦或裝置點心送到田間的盛物。當然也是必須品，與生活文化關係密切。

籃子的擺放，往往多吊掛在廚房的牆壁，一個接鄰一個，要看這家的婦女多寡及使用量爲度。有的人家的籃子還吊掛在拱樑之下，上面放置魚肉，通風，又預防貓兒。

對籃子的器物崇拜文獻記載甚少，但在臺灣中部日月潭的邵族，就有「籃仔神」的傳說（邵族又稱其為「祖靈籃」）。漢族方面，鹿港地區也有籃仔姑的信仰。

鹿港籃仔姑的信仰，較屬於地方巫術的一種，乃是對器物有靈的理念，衍生請示問候的行為。

每當農曆正月十五日及八月十五日，鹿港婦女對籃仔姑有信仰的，就齊聚一處，通常請籃仔神是在豬稠邊，由兩名婦女用黑巾蒙住眼睛，以手各扶籃子的提把兩邊，權充籃仔姑的附身。其他女性信眾圍在旁邊，籃前擺供花果、胭脂、膨粉等祭品，數量隨意，也有只供花果的。信眾手持線香，口中唸著祝（咒）語，經過一段時間，籃仔會禁不住抖動，這民間俗稱：「關起來」，表示籃仔姑已經降臨附身；此後，各人可以請示籃仔姑一年的吉凶禍福、其他雜事。

在鹿港地區，籃仔姑被視為女性神，是女性請示的對象，男性則無。這種信仰行為，有人認為好玩，又帶點神秘性質，因之有人就認為它只是一項遊戲，但追究本源，這應該是器物神崇拜的一種。

十六、掃帚神的信仰——臺灣民間器物神

崇拜之十五

掃帚，是自古以來的清掃器具，也是婦女的職掌工作。

「婦」字，是從「女」从「帚」，婦女持帚掃地清潔，可能就是自古從生活習俗中衍化而成，男性主漁獵，女性主耕作烹飪及住家的清掃，耕作非持犁農耕，而是遠古石器時代的以石斧木插的簡單耕作種植。

「掃帚」器物的功能，可以將垃圾掃除，維持清潔，久

之衍生對它一份敬謝的心。又因為它可除穢物，因而衍化可以祛邪。

臺灣民間習俗，凡入新厝（新居落成），要備辦碗、筷、火爐、米、鹽、畚斗、掃帚等一應傢伙，全家一齊，預先將新厝之燈關掉，各拿上述傢伙進廳，開燈，拿畚斗、掃帚者要一路掃進來，口唸吉祥話，例如：「掃帚掃入來，錢銀滿天來；掃帚掃成堆，錢銀歸大堆；掃帚掃入厝，錢銀歸間厝」。掃帚不僅可掃入錢財，俗信也可掃出邪煞。

鹿港地區的民俗，有掃帚神的信仰。通常信者多為婦女，但也有男人。儀式多在農曆正月十五、八月十五舉行。由一人（男女均可）扮演掃帚神，以黑巾綁遮眼睛，坐椅，以兩手撐伏於掃帚之上，掃帚立地，前置水果供品；信者各拿線香燃祝，有的口唸咒語，經過一段時辰，掃帚就禁不住開始擺動、扮演掃帚神的人就隨著掃帚一起動作，彷彿人是被掃帚控制似的。據鹿港耆老告知，如果掃帚神是姑娘，則掃地的動作相當誇張，掃帚神也隨掃帚的掃地搖擺腰肢。如果是中年婦女，動作較平穩。如果是大掃把神，因為是男性，揮掃的動作弧度大而粗獷。

降神後，信者持香可以請示吉祥凶煞、災禍或福運的未來。

十七、瓢勺碗筷也有神——臺灣民間器物

神崇拜之十六

讀書讀過古代的歷史、人文、事物，皆會更瞭解人類製作器物、使用器物的來源是何其不易。古代的飲食器物，「簋」與「簞」都是竹製，「豆」是木製，「鬲」是瓦製，瓦

就是陶，今天看起來極粗陋，但在古人的眼光，那經過窖燒堆艸木燒的土器來源過程也頗不容易。從最儉陋的「瓢器」、「竹器」、「木器」，到「陶器」、「瓷器」、「金屬器」，是文明的進化過程，能夠了解器物的演進歷史，就更了解民俗文化。

古代的食器，以瓢為最儉，以鼎為最貴（鼎為金製），因瓢以瓠剖半用以勺水，《論語》顏淵的簞食瓢飲是最儉陋的，《莊子》也說剖之以為「瓢」，物質的不易，使得古人存著一份對器物珍惜的心。

不論勺湯水的「勺」，挾食的「箸」，裝水的「瓢」，載食的「匕」（匙），盛食的「鍋」、煮食的「鼎」等，自古以來便存著一份敬惜。「鼎」食最富貴，從象徵性傳國傳宗的禮器，到家用的「鼎」「爐」。「瓢」食最儉樸，從象徵性神仙的法器「葫蘆瓢」到家用缸的「水瓢」，水瓢、葫蘆瓢，也有神，中國大陸的長沙稱瓢神為「瓢姑姑」，臺灣則更直接稱「匏瓢神」。至於敬神佛的「鼎爐」，則有「爐神」。

傳統古代撈菜飯的器具，稱「畢」，近代稱「筴籬」、台語稱「飯籬」，像勺子，有柄，大陸河南民間訛稱為「鼈姑娘」，大概是音同轉化成別字的關係，那裡有俗信「請鼈姑娘」。而臺灣的民俗信仰——「掬神魂」，就是小孩在路上跌倒昏迷不醒時，家人都用飯籬在跌倒的地方邊叫小孩的名，邊做掬東西狀，做掬靈魂十二次，借著「飯籬神」將小孩的十二條靈魂撈回來。

臺灣民間俗信，認為筴籬也是有神的。平常碗筷洗過，

要放在灶頭烘乾，因灶神是掌炊食的。而民間的禁忌，忌以筷子捶灶頭，也忌以筷子敲碗、擗桌頂，犯禁則俗信會歹命、缺血、貧窮。

臺灣的農家，早起晚歸，做牛做馬，十分辛苦，男人婦女，難免會因工作的忙碌而心生暴躁。但民間父老訓誡，絕對禁止「拋筴摔箸」，俗信「摔筴摔箸」會沒飲食，無法過活。因為「筴箸」代表生活，將筴箸弄破折斷丟棄，都是不吉祥——大凶的徵兆。

由此觀之，傳統的禮俗，也有它富寓人生哲理的地方。

十八、畚箕鋤頭的信仰——臺灣民間器物崇拜之十七

臺灣農村生活，擔畚箕、荷鋤頭，幾乎是日常工作；畚箕與鋤頭，關係密切，是重要的農具。鄉下人以鋤頭鋤草、掘土、翻土，以畚箕裝畚（肥料），甚且以鋤頭挖土扒石，裝入畚箕；又以，畚箕挑地瓜雜糧；清早天未亮，昔日的父老就要催叫家人荷鋤擔箕，外出到路上溪邊撿牛糞豬便，收集挑回作為有機肥料。畚箕、鋤頭二者，宛如兄弟、姐妹。傳統的俗信，也認為它們有神，江蘇省稱「箕姑」、《臨安歲時記》稱「筴箕姑」，臺灣則稱「畚箕神」，而鋤頭，也認有「鋤頭神」。

在凡物都有神的理念下，人們對於器物便不敢輕視賤使濫用，便能夠存在珍惜之心。畚箕，其物雖賤，然而卻是竹匠或農民砍削刺竹，加予削飾編織而成，一篾一竹條的工夫是物力，也是心血。

鋤頭，是由石器時代的石斧加木柄衍變而來，特製的木柄要用有彈性的硬木，鋤頭用鐵鑄打而成，購之不易。從前農家很節儉，不僅畚箕要愛惜、鋤頭也珍惜，工作完畢後，要用水清洗乾淨，置於簷下或農具間風乾。

民間禁忌，不可摔畚箕，也不可敲鋤頭，將鋤頭隨處捶頓，亦在所禁止。

每年農曆冬至，傳說是牛的生日，那天不可駛牛。正月初一新正，不可動畚箕、鋤頭，要讓它過年，輕鬆一天。冬至日那天的「餉耗」，較工夫（週到）細心的農家也要祭拜黏紅圓在畚箕鋤頭上。

平常的置放，不要將鋤頭就置於畚箕裡，俗話「鋤頭管畚箕」，易使畚箕接觸溫土腐朽，也使家中不和。

十九、鹿港民俗「扁擔神」——臺灣民間器物神崇拜之十八

扁擔、是臺灣民間從過去到現在常見的器物，只是一段竹節劈開削成，只是一根質地堅硬的木料做成的「扁擔」，它不僅是臺灣人文上的用具，卻也是臺灣民間器物神之一。

從古代起，先民就利用具有彈性的扁擔挑物，兩根或四根繩索連接，或光靠繩索、或繫綁籬筐，一步一幌漾，一步一浮沈，上下坡、涉溪水，靠雙肩、腰肢、兩腿，走過百里、千里，走過月月、年年。

從生活的腳步，與生命的過程，開墾貿易運輸的社會角度看，一根扁擔對絕大多數的人來說是頗重要的。農家生活的挑運五穀雜糧；做小生意人的挑貨販賣，更有那、

專靠兩肩挑貨維生的苦力，與抵抗土匪日寇的扁擔民勇。如此這些，維持一家的溫飽、累積世代的家產，保護家庭的安

全。

嘗見住在山頂人家，用扁擔挑著「畚」、「尿糞」，從山頂下坡，一路崎嶇，兩腿煞撐、百多斤的重擔走五、六里路到山下再經遠距離的平地田埂，到自家的田施肥。收成時，扁擔承載更重的稻穀、地瓜，從山下到山上，同是一路崎嶇，兩腳全身用力，爬上有「四層崎」的山頂回家。

嘗見從街邊那遙遠的窯場，扁擔挑著陶甕，內裝大小缸罐鉢器，一兩百斤、走幾十里路，沿街沿路，挨村挨里的叫賣，烈陽炙曬、揮汗如雨，賣過幾個甕缸、「重頭輕」的偏輕偏重，搬塊石頭加入平衡的作法，稱「添石頭」。「賣甕缸」的人那佝僂駝背，與古銅皮膚的身影，迄今難忘。

嘗見從草鞋墩街上挑著木櫃貨箱，內裝各樣油醬醃漬，每天走幾十里路地叫賣，樂觀笑容與親切招呼的態度，彷彿忘記他那扁擔下沈重的擔子。

嘗聽臺灣中部耆老說到「鹿港擔埔社」的故事，清代從鹿港擔貨走幾百里路來回埔里之間，上山涉水，雞聲茅店月，人語板橋霜，起早睡晚的辛苦歲月，與一般人家關門門戶（栓戶）的扁擔撐支。

如此種種，扁擔的生涯，也正是一生一世，幾代幾世臺灣鄉土的歷史。有的人家富有發達以後，為了慎終追遠，懷本念先，竟將伴隨辛勞的「扁擔」，供奉在廳堂公媽牌旁邊，過年過節，拜祖先就也拜扁擔，拜扁擔也就拜祖先。

鹿港的民俗，竟也祭示扁擔神，每年正月十五與八月十五，以水果拜扁擔，一人以黑巾蒙眼扶扁擔，在民衆燒線香

唸咒祭拜下，請示一年的吉凶行事。由於扁擔神起乩時會亂揮亂劈，怕傷害人，因此這項習俗今已式微。

二十、米篩、簸箕神的懷想——臺灣民間

器物神崇拜之十九

曾經聽過老輩訴說米篩、簸箕神，卻始終未曾注意它源自於何時。兒時，祖父母、爸媽拉著我的小手，兩腳站在他（她）們的腳背上，抬著有韻律上下的雙腿，彷彿坐翹翹板，長輩口唸：「呼吡，篩米飼閹雞」的童謠，似乎生平是記憶較深刻的米篩印象。

農家的生活，經常看著阿媽或媽媽，坐在廣埕上篩米、篩穀。先用密密札札的簸箕，裝置草穗，草穗、是在稻子收割的季節，經機器桶（較早期的清代是「摔桶」）去穀後，仍然殘留枝穗草葉莖桿的雜碎，因為上頭仍留稻穀，所以要以人工裝置在不漏穀粒的簸箕裡，先用木竹棒敲打脫粒，然後擺搖簸箕，讓沈重實粒的稻穀借物理力量與風力及吹口氣，分開枝莖草葉，然後再將空穀及這些不要的莖枝飛摔出去。——這叫做「篩穀」。所使用的農具「簸箕」，是用竹片及竹篾所編，可分大型、中型、小型；也可分「有目孔」及「無目孔」之別。

整理「損草穗」的工作是辛勞的，成天蹲在那邊，一損就是幾小時，須要耐力及細心、體力。槓出的草穗穀粒，一季（冬）下來總計有時不及百斤，但對農家而言，不無小補，也充分反映農家「惜物惜福」的民風。

簸箕，因為擔負整理草穗、篩穀的任務，在農家生活文

化中占著重要地位，因而在「餉耗」的冬至貼紅圓習俗，與過年貼春聯，都會想到它：貼個冬至圓仔，貼著喜洋洋、紅艷艷的「五穀豐收」，那真是有情的臺灣文化。

米篩，也用竹片、竹篾編成，有細密的目孔，那是鄉下人與米店舖用以篩米，祛除砂粒雜物的農具。過去，幾乎是主婦天天要篩米的工作。而臺灣俗信，米篩有米篩神，在新娘子娶出門與娶進門，凡在路途戶外，都要以米篩掩遮新娘頭頂，米篩是篩米的，也是新婦的接掌工作。印上朱紅八卦圖紋的米篩，不僅具辟邪遮煞的作用，而米篩神也蔭護著新婦，此後有米、有食。

而臺灣民間，每當婦女生產嬰兒滿周歲，在「大晬」日，有「試兒」、「抓周」的風俗信仰。用簸箕置於廳堂地上，內置十二項或多樣物品，如元寶、書冊、算盤、小秤、直尺、剪刀、蔥、蒜等等，讓小孩置於簸箕內觸摸抓取。以測驗其命運與性向。如抓到元寶或金錢，表示小兒將來富有、抓到蔥象徵聰明；抓到蒜與算盤則代表將來精於計算，是成功商賈；抓到書冊會讀書得功名；抓到秤、尺，則公平而正直；抓到剪刀，表示會裁縫；……凡此種種，都作吉祥的預測。小兒坐簸箕於內，簸箕彷彿是一生的天地，它圍護著小兒走向吉祥光采的未來。

二十一、豬稠公佑豬肥大——臺灣民間器

物神崇拜之二十

臺灣民間傳統文化，有「豬稠公」的信仰。

豬稠公，指的是豬圈的神，豬圈，河洛語稱「豬稠」，原是圈欄豬隻的房舍，「稠」的意義，是指有圍欄圍牆，但

上面又是空曠通風的設備。

這樣儉陋飼養豬隻的所在，為什麼民間尊稱「豬稠公」呢？原來，河洛漢族凡是對長老的稱呼叫「公」，豬稠雖儉陋，但豬對民家十分重要，「豬稠」既是養豬之處，自古俗信，豬稠亦有神，故稱「豬稠公」。

臺灣俗諺：「教子不離書，種田不離豬」，又說：「成家要養豬，養兒要念書」；反映傳統的社會理念，養豬不僅是農家的副業，且是成家積財的本源。「窮養豬、富讀書」指的就是窮困時要養豬以積財富，等到富裕時則要讀書以求貴顯。傳統民家、視豬為六畜之首，故有「六畜豬為首，一年春占先」之句。而豬若養多食多，則豬就會肥胖，就更能賣好價錢，所以又有「豬肥家業盛，豬增財富新春歡」之詞，而「豬多食多福愈多」「豬年如意獲豐收」更是皆大歡喜的賀辭。

「豬」古稱「豕」，遠古時先民住「干欄式」架屋，豕在屋下豢養，形成了古文字的「豕」字，有「豕」才是「家」，從此與傳統文化結下深遠的親密關係，祭祀供品、生活食品、財貨資源，以至於官職行業，便都與豬有關。《詩經·召南》所詠的「騶虞」，便是古代掌牧豬之事的官吏。而祭祀供品的「剛鬃」，指的是有剛硬頸毛的大豬。

臺灣民間習俗，在日據之前，豬是採行放牧的，和古代的中國一樣，到晚上才將豬關養在豬稠內。日據時期以後，豬隻則全年關在豬稠內，不得放牧，受到約束，豬由早期的一餐飼養，衍變三餐飼養，款豬菜、找豬菜、煮飼豬食，成了家庭主婦的日常工作之一。

每年新春過年，有養豬的人家會在豬稠，貼上紅色春聯

「六畜興旺」或上述的佳句，祈求一年的豬隻興旺。而現代大型的養豬場，也會掛一張紅布、象徵豬稠神。平日，一遇有豬不喜食、生病，也會備辦供品金紙、拜土地公、拜豬稠公，祈求豬群的平安痊癒，健康肥壯。等到大豬賣掉之後，更會祭拜酬謝。而新入豬稠的小豬，為使其平安好飼，農婦也會先預備祈求豬稠公保佑。

豬稠，數千百年來，提供了豬的養護場所，而豬的休養生息拉撒，統統在豬稠，它要包容那骯髒、油膩、紛亂的情景，豬稠公無言奉獻與保佑豬兒肥大。那民家的冬至紅圓、除夕春聯、賣豬答謝酬祭，豬稠公得到的，只是一份感恩的心意。

二十二、米甕神、年年滿、年年春——臺

灣民間器物神崇拜之二十一

米甕，是過去臺灣民間每家每戶每天都要使用的器物，以陶製的甕，小缸裝著米，甕身很厚重，口部較一般醃漬或酒甕大一點，容得下以手勺米、掏米、倒米。——這樣的甕，不易打破、弄翻、便於掏取，又能久貯不變質、又能預防老鼠、蛀蟲、蟻螂進入，算是最恰當的貯米場所。

傳統的習俗，入新厝，起新家，要將米甕的米裝滿，用意取其「足食」的吉祥。過新年、度春節，要在米甕肚上貼張「滿」字春紅紙，或「春」字紅紙。「滿」的意義，是希望白米滿甕，不會「寅吃卯糧」。「春」的意思，是希望四季有餘，天天有剩，河洛語「春」與「剩」，是音同的，所以同音相假借，「春」字不僅代表一份「花好葉綠」的生機，更是象徵「有剩存積」的米糧。

臺灣民家所使用的米甕，爲了防止蟑螂、蛀蟲、老鼠跑進去，所以都蓋上一塊樟木厚板，有的甕口大的，厚板很穩，乾脆就在板上置放飯鍋或碗兜仔。

冬至節一到，爲了答謝米甕神的默佑，一年豐足，沒有「米甕弄樓」（空甕之意），給他燃香一拜，黏上一粒紅圓仔，敦厚的米甕神，一吃甜圓後，新年可要更盡責囉！

臺灣中部民間信仰，家庭主婦也好，大人小孩也好，不可在廚房的米甕邊「說貧歎窮」，或者「說空歎缺」。這項習俗，可能是由於：米甕是裝米的，民以食爲天，爲最重要的生活資源；民間忌諱「人的話帶有咒性」，說出口的話都將帶點無形的影響力，俗話：「人的嘴最毒」，因此，衍生種種行事說話的忌諱。既然認爲米甕有神，在祂旁邊怨歎貧窮，而自嘆自艾，悲觀消極，不思安貧樂道，也不思力爭上游、認真打拼，賺錢買米，對大人而言，自然容易被米甕神瞧不起。而小孩子使脾氣，責罵無米無菜、貧窮空缺，不僅是極不好的人品人格家庭教育，也易使米甕神自感卑微。

二十三、轎神的信仰——臺灣民間器物神

崇拜之二十二

轎子是臺灣在民國三十年代以前習見的交通運輸工具之一，猶如今天的轎車。只是今時之轎車十分普遍，幾乎每家有一部；然而往昔的轎子，一個村莊大約只一、二座，今昔之間，貧富不啻天壤。

在往昔，轎子由人抬著走，一天走不了百里路，坐轎的人省卻了奔走勞累與寒熱風雨，但抬轎的轎夫卻得具備有一

身的好腿力、腰力與肩上下功夫。而轎子本身呢？卻得承受得住人身與貨物的重量、還有那、烈日的炙曬、冷雨的淋漬、風沙的刮刷……

外貌像黑色轎車氣派的「黑震轎」，是富豪士紳的外出轎車。外型彫鏤富麗、還要披上彩穗的是「新娘轎」，那是昔日較富有的人家千金出嫁時所乘坐的。轎子的外型是藍青色的小號模樣，那可能是一般人家的「新娘轎」和「媒人轎」——不論是那種轎子，除非是特別訂製訂租的「豪華型」，否則，爲了減輕轎夫長程的跋涉與負荷，轎子大多講究輕爽耐用。也因此，傳統的轎子內裡，多爲竹篾編織，竹架、木板構成、籐索繫綁，抬轎的槓桿且要堅韌有彈性，爲了使轎子用得長久，轎夫的步伐及使肩力道，都要平穩配合。不但如此，還承傳了對轎子有神的信仰，象徵了對轎子的尊重與愛惜。

臺灣部份地區，俗信新娘轎不可隨意窺視和觸摸。偏偏娶新娘時，行旅之人和村庄閒散人等，最愛好奇圍觀，新娘坐的花轎，四圍繞著綵，是最華麗珍貴的，轎夫與婚嫁當事人家也最擔心有人好奇去掀扯，因此傳統要是那人窺視轎內新娘、迷信會瞎眼。又說：新娘有煞氣，所以看到新娘，有時會犯著煞氣死亡。又生怕在路途中犯著白虎精，所以要用全枝帶根葉的青桂竹，在頭部掛豬肉，請專人扛在轎子之前，陪伴到新郎家，豬肉是準備萬一遇上白虎精時，要給它吃的。而另一禁忌是：禁止小孩以腳踢花轎，否則也會犯煞。花轎到達新郎家時，男家在宅前放一個簍，簍內放一塊紅瓦，花轎即停在簍上面壓破紅瓦，這樣，相信拔除一切邪氣。而娶嫁的花轎後面都掛著繪太極八卦的新米篩，這也

蘊含有辟邪兼招福的意義。——而每年的冬至節，除了轎主要「餉耗」貼黏紅圓之外，每次轎子出門，轎夫還得以空手向轎子拜幾拜，祈禱一路的平安。比較講究的新娘花轎，更有一路燃線香，以昭敬重。

轎子的歷史，由古代的「步輦」，到晉朝的「肩輿」，唐的「兜輿」、「檐子」，演進到宋朝的「轎子」，風氣逐漸的流行；明清以來，自縣令以上皆乘轎，而以帷色分等差，轎子的尊貴性可知。

今天幾乎各家有「轎車」的時代，物質生活豐裕之後，已很難去領會往昔「轎子的文化」，與惜物敬物所衍生的「轎神信仰」。

二十四、戶碇有神、不可踐踏——臺灣民間

間器物神崇拜之二十三

自古以來，傳統的建築，穿門過戶，都有門檻。門檻，河洛語稱：「戶碇」，戶碇，昔稱「門限」，事實上，「戶碇」還是保留古文化的古字。

傳統的住居生活文化，啓門閉戶，須要「戶樞」作軸，所以古戶樞塗油，在臺灣往昔如不塗油，也要使戶樞（門臼）光滑好用。門板門扇關閉時，爲了使它們有依靠，安全平穩，故必須和屋壁平行做「限」，且要高起地面，以限制門扉，也使得門扉才能緊閉，並上栓上門。

門戶既然講究安全防衛的顧慮，因此在傳統的「版築墻方法」與「土墼砌牆法」下，門戶不能單純的「穿壁爲戶」，須要加木框或石框、磚框以使其更爲鞏固。在這樣歷史背

景之下，作爲「門限」、「門檻」的「戶碇」，最好的材料是石塊，依次是磚塊、硬木、土墼。——在臺灣民間，統稱爲「戶碇」，其源流就是臺灣民間的漢文化，多來自於中古以上的中原衣冠士族文化之故。

中國，自後漢開始以土墼砌牆不純用版築之後，門扉、戶碇的功能愈形重要。戶碇，如果來往出入者衆多，足踏履磨，不久必定「門限爲穿」，戶碇如果經常踐踏踢觸，也就容易磨損撕裂，甚且影響門閥的緊閉堅固，容易爲強風、豪雨、外敵侵入。所以，戶碇的功能，不僅是關門的依靠，且是防水、防風、防雨的侵流。

明白上述的因素，也就較能領會爲什麼臺灣民間竟然有「戶碇神」的崇拜。

臺灣民間傳統習俗，認爲「戶碇」有神，因此衍生一些禁忌及民風規矩。

去別人家，不論是拜訪或做客，絕不可以踏過戶碇走入，要用跨過戶碇的方式才符合規矩。否則，不僅觸犯這家戶碇神，且亦意味著看不起這家人，或沖犯主人家。

新娘子要嫁入新郎家，媒人及娘家就一再囑咐，進入男家門戶時，千萬不可踐踏戶碇，否則會觸怒神明，且亦爲夫家翁姑所不喜，漫生風波及傷折。

二十五、燈鉤神的傳說——臺灣民間器物

神崇拜之二十四

燈鉤，是古早臺灣民間劈竹做成的燈架子，早期臺灣民間沒有電燈，以植物油或番火油點火，燈鉤是用來放置油盞

的。燈鉤，有一彎鉤或鑽一孔，可掛壁間，俗稱「燈猴」，其實應是「燈鉤」之誤，因為「猴」「鉤」同音，誤把「燈鉤」作「燈猴」，甚且還繪聲繪影說因為架子形似一隻蹲著的猴子，所以一般都把它叫做「燈猴」。

舊時的先民，都比較節儉而苦勞，就以燈鉤為例，樸實鄙陋的外形，煤油燈只點個吃飯、洗身軀的時間之後就吹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使用，四季風的吹拂搖幌，燈鉤被煙燻得烏漆灰黑，極不好看，十分醜陋，可是它卻是民間不可缺的照明鄉土器具。

清代，臺灣中部曾傳下如此習俗——周璽的《彰化縣志》說：「至（除夕）夜，燒舊燈鉤，乘其未燼，將灰分十二堆，以象十二月，觀何堆明暗，以下來歲十二月，陰晴水旱」。以此記述看，燈鉤每年都換新，並以其焚燒的灰燼來規測來歲的陰晴水旱，就是燈鉤有神，能預知未來之故。

新歲的拜年賀年，大體都有一定用語，向長輩「拜年」，都說「老康健」，向平輩「賀年」多說：「大趁錢」、「大發財」，又不論有無深交，相逢一定互相道喜悅：「新年恭喜、恭喜！」當然我們都知賀的是新年新春之喜。——但是，關於為什麼大家見面要說「恭喜」？臺灣民間還流傳與「鉤有神」有關的一則故事：

以前的人，頭腦比較淳厚單純，認為器物都有神，每逢「冬至」，便以米圓來敬奉牠們，叫做「餉耗」。燈猴（燈鉤），因為樣子燻得污黑醜陋，又是懸掛壁間，「餉耗」竟然獨獨遺落燈鉤，沒被黏以紅圓仔，所以大為不平，暗暗懷恨：「他每夜給人們帶來光明，給人們多方便，人們卻忘恩負義，不把他放在眼裡」，就到天上去稟奏玉帝，說：「

人類忘恩負義，多端作惡，如不將他們消滅，重新創立一個良善世界，將來必定大亂」；火神被惑，也在旁邊幫腔說：「人類真的作惡多端，如不早些改造，實在必有後患。」於是玉帝聽了讒言，命令造化之神，在某年除夕十二點鐘，把陸地沈沒，另造一個世界。

這個消息給好心的「土地神」聽到，忙轉告「灶神」「門神」、「床母」等家神諸器物神，諸神慌做一團，急開會議，一面派「床母」去找「觀音菩薩」，向玉帝求情。眾家器物神認為：人類固有「匪類」，但大多是善良，知思、報本、勸善、規過……還有很多可取之處。但也沒把握以此理由求情有效，於是也託夢告知人們，好預作準備。人們知道「除夕」之夜，陸地就會沈淪，惴惴不安，但是想來想去，想到「獲罪於天，無所禱救」的古訓，就覺悟接受事實。「除夕」之日，各家大作食品，多殺家畜，備辦魚肉，答謝祖先神明過去庇護方便之恩，然後一家大小圍在一起，大吃大喝，抱著沈痛必死的快意決心，等候世界的毀滅。可是時間一秒一分的過去，到午夜十二點過了，依然沒有發生什麼異變。其實，這是上帝聽了觀音菩薩的阻諫，力陳人類的善根，收回成命的。人們憂慮地等到天上露出曙色，聽著遠近寺廟的鐘聲，相繼而響，才知道大劫已過，大家死裡逃生，忙去梳洗，更換新衣，祭謝神明祖先，然後出外遊春踏青，歡喜新年。於是大家一遇面，不論識與不識，就互相稱賀「恭喜！恭喜！」，據說賀年，就起因於此。（文字部分參據廖漢臣《臺灣年節》）

筆者小時，每逢過年除夕，常聽先祖母述說這則故事。當然，以後臺灣民間再不敢忽視「燈鉤神」，除夕的「焚燈

鉤」，祭燈鉤，就是感謝燈猴一年的服務之勞。

二十六、葦索神的信仰——臺灣民間器物

神崇拜之二十五

臺灣的民間器物神中，有一種是「葦索」。

日據時期，一些住在臺灣的日本人；與及末期皇民化運動之後的臺灣居民，每逢新年，衙門就要各家簷下，多掛一條「締繩」代替傳統的春聯、年畫和張燈結綵，以求驅邪迎祥。「締繩」和「門松」，是日本傳統的過年陳設。締繩，日人稱為「七五三」，以一條大繩，中間垂著無數小繩。門松，就是門外豎立松樹，一如西洋的聖誕樹；或以竹管三根，上端削尖，周圍紮著松枝，豎在門前，或以松枝二三根，合為一束，插在門邊。一般人以為這完全是「日本新年文化」，殊不知本來，這都是由我國古老的習俗演變而來。

門松，由我國桃木、桃人、桃茢演變而成；魏代也曾以松柏代替桃茢，此項習俗文化，後來東傳日本，被日人保留承傳。而「締繩」的作法，「大繩」是我國古代的「葦索」（見《風俗通》），「小繩」是我國古代的「注連」（見《顏氏家訓》）改變的，它的效用，在於驅邪辟鬼。

為什麼我國及日本的習俗，認為「繩索」能驅邪？——這就與遠古的「繩索」發明運用有關。

遠古遠古的先民們，從大自然環境中，觀察到纖維植物的韌性與羈絆，演進為植物纖維的編結，為「結草」、「結環」、「結繩」。結繩的生活文化，緣起極早，而衍生的功能亦廣；結繩以為「繫物」，以為「記事」，以為「符號」

……，漸漸衍生崇拜的民俗心理與作為。

古書《山海經》記載說：東海度朔山，有一顆巨大的桃木，下面有個鬼門，為萬鬼出入之處。有神荼鬱壘二神，在那裡看守桃木。如有惡鬼害人，二神就以「葦索」抓惡鬼去喂虎。照此傳說看來，「葦索」就是門神抓鬼的法器仙寶，一如傳統民間神仙鬼怪傳奇的「捆仙索」，它的神妙，自古已具俗信。

「葦」就是生長的蘆葦，「葦索」一稱「葦茭」，或稱「葦繩」。「茭」字和「絞」字同意，是用葦草打辦成索。「索」就是「繩」，河洛語「繩」唸成「索」，它是上古音。《荊楚歲時記》說：「正月一日，書『雞』貼於戶上，其上懸『葦索』，房插『桃符』，百鬼畏之。」可見「繩索」的運用辟邪，自遠古已不斷的沿用承傳；即使在今日，民俗在「繩索」的信仰，仍然相當普遍。

如今臺灣民間，凡過年節或喜慶，各家都要張燈「結綵」，以為「慶祝」。綵，就是采色的結繩，交結成網狀的總帶，是幾千百年來民間傳統文化所遺留的樣式，日本的「締繩」、中國的「絞結」（中國結）、帳帷、八仙綵、門簾、床簾、床巾、袋組、帶髮、與及一般器物的繩索，都有打結，都有絞纏，不但是為美觀，其實都默默地沿襲「葦索」的古俗古意。（現在掛綵多不打結，且無總帶，已失本義）。

《老子道德經》有句：「繩繩兮不可名」，「繩繩」就是「玄玄」，自遠古以來，將「繩索」視為「玄妙」而加予崇拜，一直流傳到今。臺俗禁忌孕婦跨越「牛繩」，不知者以為可笑，如果明白其中源流演變，當領悟器物神的崇拜，都是其來有自。

二十七、正月初五迎財神——臺灣民間器

物神崇拜之二十六

臺灣民間習俗，農曆正月初五要接財神。

過去新春新年新正的度節方式，民間歌謠說：「初一榮，初二場，初三老鼠娶新娘，初四神落地，初五隔開」。隔開的初五，就是表示假期從此的隔開來，一切恢復正常。原來，在舊歲臘月廿四日眾神登天述職，等待元旦朝賀玉皇大帝，一過「萬神都會」佳期，就須在正月初四日啓程返回人間任所，執辦神明業務。人間百姓於接神日，謹備牲禮茶果，虔誠恭接眾神降臨，依據近代臺灣民俗推斷，一般工商業，有於初四接神，更多的是沿例在初五接財神。俗信以為：初四只是諸神出發之日，實際上要到初五日到達人間，故福建南部古老新年歌「初四神落天，初五天神下降」，廣東慶祝新年歌「初四人等神，初五神落天」，便證明「隔開」之後，士農工商百業各歸崗位，辦牲禮，放鞭炮，迎接財神，不論都市鄉村，都十分活躍熱鬧，朝向新年的期程打拚工作，希望新年財運亨通，財源滾滾。

財神是民間最受歡迎的神祇，從新年新歲一見面作揖的「恭喜新年發財」到初五「迎財神」，「財」字總被掛在嘴上心頭。臺灣俗信將財神分為文武兩類：一類是「文財神」；以年畫中的文官模樣為主，並傳統為古聖賢的比干、范蠡，也有象徵性的「財福天官」、財帛星君、五路財神、增福財神、財公、財母。或神仙傳說劉海、蟾蜍、招財童子、和合二仙、回回進寶。另一類是「武財神」；以《封神榜演義

》所傳的玄壇元帥、與及集寶天尊、納珍天尊、招財使者，利市仙官。或民間盛傳的武聖關公。——這麼繁多的財神，當然是經過長久歷史的演變，環境的差異、族群的塑造而增益累積，經歷民間的傳說，小說及雜誌的描述，使得財神都成了活生生、靈現現的人格神，且在元明兩朝都已定型。

事實上財神的崇拜，仍然起源於「財貨」的本體物品，原始應屬器物的崇拜。

臺灣民間目前的年畫元寶金錢、年節吃「扁食」元寶湯、嘗元寶糖果……幾乎到處可見痕跡。

在金錢通貨尚未發明盛行之前，遠古的先民以石塊、骨片、獸牙、貝殼等製成飾品，至少山頂洞人已是如此。原始的裝飾品初在裝飾或宗教信仰，既然珍貴，其後也用為易物的媒介，尤以貝殼被用最多，故形成了貨幣。從古代文字的造型以觀，凡是從「貝」的，都與「財」有關，從此貝不僅為最初的錢，且衍為錢的代名詞。到了漢朝，「儲錢」具還稱為「貯貝」具。於是財貨的崇拜，從遠古就被累積下來。

現在臺灣民間街頭巷尾、鄉下山間民宅，到處可見「五路財神」。五路財神又稱五路神，又指路頭、行神。清人姚福均說：「五路神俗稱財神，其實即五祀門行中霽之行神，出門五路皆得財也。」民間以正月初五日祀五路神，謂此說「為路頭誕辰」金鑼爆竹，牲禮畢陳，以爭先為利市，必早起迎之，謂之「接路頭」。——照此看來，財神本源器物崇拜的概念，後衍為人格神的敬仰，其史蹟源流就更為明白。

二十八、紮稻草、避風颱——臺灣民間器

物神崇拜之二十七

據民俗專家劉還月著《臺灣歲時小百科》記載，臺灣農業社會時代，農人們會在正月初十紮稻草圈，掛在屋簷下，或把稻草紮成十字形，再用巨石壓在田埂上，相傳可避免颱風的災害，並祈五穀豐收。

這樣習俗，在臺灣並不多見，據劉氏敘述：「光復以後，由於生活形態的改變，此俗已難見到。」不過，如此風俗，筆者於小時候，就曾見過人家於屋簷下的突樑懸掛稻草圈，而紮成十字形的，則置放於田埂的十字交叉處，以石塊壓住，當時幼小，沒問長輩，民國五十年代以後，此俗已經不見。

為什麼要紮成稻草圈以辟風雨為害呢？又為什麼有此俗呢？文獻無此記載。筆者臆測，古代俗信不經見而奇異的風，多有邪煞，故風有風邪。臺灣往昔海口、澎湖一帶民宅，有陶製風獅爺置於瓦脊上鎮宅，但瓦脊畢竟較少，較富有人家才有能力蓋瓦厝，一般民宅都為稻草或茅草屋頂，無能力購置陶製風獅爺黏置於脊上，而事實也不好黏置，乃另外以稻草紮圈懸掛簷樑下。

稻草圈，一如古代的「草環」，其功能同於「韋索」，古人結繩編索，以為繩索可以捉妖辟邪，於是將草編成圓環，俗信可以辟邪。古人「銜（結）環以報」，其俗信理念是一致的。

為什麼紮成十字形壓在田埂呢？農家的田埂，都為土壠，容易因風雨而崩塌，為防風雨沖激，流失土壤，過去多疊以稻草。農曆正月初十，正是立春後農耕下田起動的日子，將稻草紮成十字，以象「規矩」，俗信規矩可以辟邪，一如伏羲氏所持之矩，或魯班公之文公尺，以石塊壓住稻田埂，

有壓煞而求其穩固之意。

古老的臺灣農村，民宅多為竹編糊土的黃仔壁，田埂也都是土埂，最怕風雨激蝕，以此背景而衍傳的紮稻草圈、壓十字稻草的器物崇拜，應可理解農家的苦心。

二十九、石車神的崇拜——臺灣民間器物

神崇拜之二十八

石車，又稱蔗車，是早期傳統臺灣糖廊碾榨甘蔗的工具，花崗岩打製，因為由唐山大陸打好運入，故稱唐山石「石車」，有青斗石、隴石、泉州白石數種，都相當堅硬耐用。

在西元一九〇一年以前，臺灣甘蔗製糖全由傳統的「石車」擔任，從明末到清末日本據臺，二百餘年來，歷代先民吃的糖，都是經由農民種蔗、採蔗，再以牛車運到糖廊破汁熬糖。如果以中國人榨糖的歷史追溯，從東漢末期，中國人就用甘蔗製成含較多雜質的蔗糖，二千年來，先民生活與石車的關係密切。

在臺灣，荷蘭人據臺時，即以糖為主要輸出，種蔗製糖的，都是由貧困的閩粵招來臺灣的漢民擔任，辛勞得如牛似馬。鄭氏經營臺灣時代，糖廊已有輸餉課稅之舉，可見其對經濟的貢獻。清光緒年間，臺灣糖廊增設到二百多所。日領之前的臺灣，糖與米是兩項最主要產業，有「南糖北米」之稱，臺灣南部、中部都設糖廊，尤以南部更多。

以前，臺灣農家在春分前後種蔗，在初冬霜降前採收，集捆以牛車載運到糖廊。「糖廊」是傳統的製糖場所，呈圓亭形，上覆茅草，中央置「石製蔗車」，蔗車有二個，呈圓

柱體，粗逾合抱，重一、二噸，上周鑿眼嵌木齒二十個作撥動「石車」用。石車兩個，分稱公母，「公石車」上頭頸甚長，支出天盤以上，上綁木質犁彎及幫竿等，作駕牛拖車之用；「母石車」木質上頭頸較短，不綁東西。公母石車都按裝於石製「地盤」上，「地盤」鑿有溝槽，以供流集蔗汁。榨蔗時，大犁彎上並駕兩牛，小犁彎上駕一牛，牛拉「公石車」轉動，帶動「母石車」將蔗放進兩石車中間，轉動的「石車」就將蔗榨擠蔗汁出來，如此三遍，如此榨蔗工作、相當辛勞，牛隻須要換班休息，人員也要分工合作及輪休。而蔗汁榨出以後，流經石鑿溝槽，再經過濾、熬煮程序，才製成食糖。這樣作業，想一想，重達千斤的石車，要它轉動本已不易，更要軋榨甘蔗，困難可想而知；然而榨蔗期間，糖廍的石車必須日夜作業，人員與牛隻都須輪班上陣，而石車則歷經歲月與世代的苦磨。

先民每到歲末冬至搓湯圓時，就自然容易想到「石車」的辛勞，米圓的「餉耗」，當然少不了對石車的回饋。

而臺南麻豆地方，卻有一座石車神廟。相傳清嘉慶年間，麻豆社西有一糖廍的石車成神，被當地人設壇膜拜，人稱「石車公」。西元一九四九年重修成現在的「永安宮」，「石車公」改稱「石府千歲」，成為臺灣唯一的石車神廟，也反映先民對傳統榨蔗製糖器物的感念情懷。

三十、路神的信仰——臺灣民間器物神崇

拜之二十九

路，為人類足跡所行而形成的交通徑道，本是自然之一

，其後為了便利通行，容納頂負肩挑、大輅車輛、轎輿馬牛，而對道路予以擴充修繕、鋪陳磚石、故道路雖是自然的本體，卻是人為的器用。

從中國傳統的習俗舊慣觀之，出入門戶，都要經過道路，不論是小路大路，也不論是乘車乘輿、騎馬騎牛，士農工商各行各業，行路走路，最重要是平安順利，身要安、利要順，於是衍生了對路神的信仰。

臺灣的民間風俗，每年農曆正月初春節時期（尤其是正月初一元旦），凡是出門拜年、進香，都得敬謝路神，在路邊焚燒金銀紙，有的則整疊擱置路邊。有些商家行號，更要在正月五日祀五路神，說是「路頭」誕辰，金鑼爆竹，牲禮畢陳，以迎「五路財神」，謂之「接路頭」。

為什麼臺灣有此習俗？又為什麼又與財神混淆？這些問題值得探究。

原來臺灣路神的信仰，源於漢族古老的「五祀」，五祀的內容，早在周代《禮記·曲禮下》已有記載，漢儒鄭玄注說：「戶、灶、中霤、門、行也」。所謂「五祀」，就是祭戶神、灶神、土神（中霤）、門神、行神，而「行神」就是路神，也就是習稱的「路頭」或「五路神」。

五路，指東西南北中的路，凡通往五個方向的路，都保佑平安順利，順利、就是出門都可平順得財。清人姚福均謂：「五路神俗稱財神，其實即五祀門行中霤之『行神』，出門五路皆得財也。」由此可見，原是單純的路神信仰，到了清朝時，因為士農工商各行各業都追求順利關係，也就與財神混淆。

臺灣在早期移墾社會時期，出門在外，行路走路，到處

充斥危險，番殺匪劫、瘴癘邪煞，「順」與「利」就是大家祈求的理想。因此元旦的焚金燒銀，正月初五的「接路頭」，嫁娶的竹掃前的「豬肉掛」，喪葬出殯的「撒金銀紙」，與及收驚鎮煞的路邊簍簍小普祭品盞盞，小孩子路上跌倒爬起自己或他人收驚的沾食泥土……等等，都可意會路神信仰的源流與本質。

由此推理，中國大陸與臺灣，及南洋印度尼西亞峇里島的路神崇拜，當有其文化的類緣。

三十一、橋神的信仰——臺灣民間器物神

崇拜之卅

橋，為橫跨溝渠溪河的交通工具。遠古之時無橋，先民要行經溪河溝渠，水深時要以「泅」，藉著游泳的技巧，有時外加葫蘆、皮囊，浮竹、浮木而過；水淺時要以「涉」，「涉」就是赤腳走入水中而行；或者利用浮出水面的石塊、排列成行，間隔地跳石而過，俗稱「石疊仔」，或「石碇」。

以上這樣的涉水方法，相當危險，偶一不慎，往往淹死或跌傷。後來，遠古的先民從生活經驗中，用長長的大木橫跨溪流坑溝，形成最原始的「獨木橋」；後來，更利用並排的竹或木條，繫結成為橫跨溪流坑溝的「竹筒橋」、「柴橋」，若是深谷深坑，古人也能以藤結繩，架於兩岸，稱之「吊橋」，一如臺灣日據初年以前的原住民「藤索吊橋」，仍保留遠古文物遺型。橋，在先民的智慧下，愈架愈進步，利用硬木與硬石的材料力學與結構學，架設出長型木橋與石橋

，以後近代又發展出鋼筋水泥橋，鐵架橋。數千百年來，橋便利了溝渠溪河坑谷兩岸的交通，福國利民。

遠古先民，認為萬物皆有神的觀念，也存在於「橋」，橋有橋神。這樣的信仰，亦保留在臺灣，令人興奮的，在南洋印尼的峇里島發現更具象化的「橋神」，塑立於橋頭兩側。證明這種信仰文化相當古老，也分布於「南島語系文化圈」區域範圍。

臺灣的「橋神」信仰，最具體化的行為，是新春出門行春、拜年、進香時，有在橋頭置放金紙的風俗。

民國四十年代以前，人民於新正外出，往往準備香及金紙，行經每座橋頭，必定恭敬的焚香燒金，祭祀橋神，以感謝「橋神」去年並祈求新年保佑通行平安。有些地方僅是燒香感謝祈禱，金紙則用紅絲線綁著，整齊放在橋頭上，俗稱「壓金」，乃代表給橋獻上壓歲錢，報償一年辛勞的功德。——這種行事，以臺灣中部最為盛行。

新春外出敬拜橋樑的習俗，演變到了汽車普及的六十年代以後，傳統的「壓金」、「焚香」，一變為：駕駛者連車都不停，遇到橋頭便把金紙一丟，毫無敬意可言的「惡習」，形成新春期間橋樑的髒亂。

南投縣在劉裕猷先生當縣長的時代，對此想出一個改善辦法，在橋頭置一竹筐，信眾就將金紙放入筐內，減少金紙滿地亂飄亂飛的亂景。

臺灣敬拜「橋神」，源遠而流長，習良而意美，只可惜今人無知，徒成形式，敬神如神在，不敬神不在。

三十二、石牆圍的「活火船」傳說——臺

灣器物崇拜系列之卅一

臺中縣東勢鎮有一個「石圍牆」的地名，緣於清朝乾隆時代，泉漳人士張天賜在此地任「通事」時，在現在的石城江屋祖宅現址，築房屋居住、周圍砌石為牆，石牆上再疊上土磚的約數尺高，以防禦山胞原住民的侵害。

當地耆老留傳，古早時候，村庄居民，往往以石牆圍為抵禦的第一陣線，石牆圍上留有槍口，牆內壁上還設有很多插香筒，遇有原住民來襲的消息，因應的方法通常是，趕緊先將老弱婦孺帶去石岡親朋處暫時寄宿，其餘住民男丁則齊集牆內禦敵，並在所有的香筒，插上線香數支點燃。來襲的原住民遠遠看見香煙瀰漫，以為吸煙的人這麼多，又未睡覺，而心生畏懼，不敢來襲。「石牆圍」內的居民，因而數度保佑了庄民的安全，成為遠近知名的避難禦敵的石城堡壘。因為「石牆圍」的特殊功能，由各地移居石牆圍日眾，蔚成今稱的「石城」。

在臺灣的開拓史上，類似禦敵防衛的建築很多，例如土城、木柵、刺竹圍，而以石頭疊成，而又卓然具有保安抗敵功能的，就以此為佼佼翹楚。

地方鄉土傳說，石牆圍庄的地形，恰似一條活火船，奇巧的是，村庄東方有一條小丘陵連接到大排後面山，像一條繫船的繩索，繫在吊神山，小丘陵北邊有一條山溝，由頂上以下所有山水都集中這條山溝流入村庄，每逢雨期，家家戶戶彷彿浸在水中，恰似船浮水上，形成奇特的景觀。

傳統的鄉土文化，古代流傳視水為銀水財水，村庄愈入水，居民愈富裕繁榮。因此，傳統的三合院建築民居，大多講究背山面水，宅後有山崗，前面有魚池，溪水從「龍邊」（左邊）流入，才是上格。

石牆圍庄外形，既然像船，但為什麼叫「活火船」呢？如此奇異風習，值得一探究竟。

原來，石牆圍外形地理像船，但庄中不知何故經常發生大火，傳說全庄曾有幾次被大火所燒，但不久，庄民又予重建恢復舊觀，有愈燒愈旺，歷久不衰的傳言。因此，就有地理師說，石牆圍是一條活火船，因為地理是活的，所以它是聚財。

石牆圍，從古就流傳「三萬十八千」的民謠，這句民謠，就是指當地居民，在以前，擁有上「萬」財富者三戶，上「千」以上財富者十八戶的意思。

清代到日據時期的當時穀價，千斤稻穀約貳銀元，新娘的聘金為貳元到參元，能夠擁有上萬上千的，可說相當富有，偏僻的東勢石牆圍庄，有此成績，自是難能可貴。

古人傳說，石牆圍庄，在夜間晚上，居民常聽到金銀之聲、鈴鈴叮噹，傾倒堆疊，不絕於耳。又因地形為船形，因此也有「船載銀入庄」的傳說。

臺灣因是海洋貿易絡繹港口水上之地域，自古對「船」留下美好印象，認為船是載財貨、運金銀的，就人類學與心理學、民俗學而言，很容易也很自然將船形地理的石牆圍歸於「好地理」的傳說；而「火」象徵「旺盛」，遂有「越燒越旺」的附會。

三十三、台灣的「船神」——臺灣器物崇拜系列之卅二

船是人類的重要交通工具，渡溪流、橫江河，浮沼潭、泛湖海，從此岸到彼岸，從這島到那島，或者是在水上捕撈魚蝦、遨遊競渡，無不須靠舟楫。

舊石器時代的人類，不知運用舟楫，到了新石器時代，才發明了舟楫——這是人類學者的多數說法及主張，姑不論這種主張是否正確，舟楫的發明，是人類從懂得用「火」之後，進而懂得用「水」的一大文明進階。

中國古籍記載，剡木為舟，剡木為楫，為黃帝之所創始，《漢書》記述，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這些古籍的記載，不過是個傳聞，到底從何時始有，很難探證。遠古先民看到木可浮水，石斧發明以後，可以鑿木成為獨木舟，剡木成槳，便於划水。對於較大江湖海洋，則以並排の木或竹筏，以繩繫繫，更形穩定安全——這些發明與經驗的累積過程，是智慧的創造，也假借為神話，而對於舟筏船艇，乃衍生一份敬拜。

文獻的記載，梁簡文帝《船神記》說：「船神名馮耳」。《五行書》說：「下船三拜三呼其名，除百忌。」

唐人段公路《北戶錄·雞骨卜》記述說：「南方除夜將發船，皆殺雞，擇骨為卜占吉凶，以肉祀船神，呼為孟翁、孟姥。」

大陸地方，稱呼船神的名，不論是「馮耳」、「孟翁」、「孟姥」，或「冥翁、冥姥」，都是古代地方的土音，以後，

因行船與風力有關，「孟婆」又被附會於司風的風神。

在臺灣多數原住民族，其先祖來臺都靠舟筏漂流泛海，對舟筏也有原始的器物崇拜。阿美族「里漏社發祥傳說」：

「太古時，有一婦人里漏與其子吉波圖客居異鄉，吉波圖有一天在海岸遇見乘小舟之神薩伊寧，傳授他造船術，並告訴他說：『你有此船，可至任何一地，但凡新造一船，都要祭祀』，乃傳授他祭儀及祝成歌。他們把新造船五艘，置於海岸，繞以浮籬安置，這就是著名的「里漏之舟」。阿美族每八年一度舉行新階級編製式時，即到此舉行前後凡四日的莊嚴古雅「船祭」。這個里漏社，於日治日期（民國廿六年）改稱「舟津」，光復後才改稱「仁化村」。

另外，阿美族也有另一傳說，海上大鯨傳授造船術給青年「馬結結」，以後衍為祭典。

而藍嶼的雅美族，凡新造船，都要舉行「下船祭」，他們的舟頭，刻繪一太陽形的「船眼」，禁止觸摸。顯然，他們將船已當成一個神體，是人格化的神體。

在臺灣的漢族，也崇拜舟筏，以為船頭一如人頭有神，故禁忌腳不洗淨不得上船頭，忌諱人從船頭經過。過去，臺灣還忌諱女子登上漁船。

有不少的船，還特別在船首繪上眼口，顯示船是有神有靈的，有些漁船，像早昔的淡水河，還將船作成魚形，刻繪船眼，禁忌撫摸，並在船頭掛上紅布，如此這般，都代表對船神的崇拜。

臺灣「船神」崇拜是多元化的，但也有它海洋文化共同的信仰類緣。

三十四、海洋文化與「船菩薩」信仰——

臺灣民間器物崇拜系列之卅三

臺灣是一處海洋文化興盛之地，自古以來，靠海、靠湖捕魚、運輸、貿易的先民，乘藉著一條舟筏船舶，往來於島與島之間，因此，流行的漁村漁港民諺「開門見海、出門乘船」，可以得知海洋河湖沼澤地方的人民與舟楫的密切關係。

在以舟楫為交通的日子歷史，船是水上民族的命脈，船在漁民與水上民族的心目中有著一種神秘的感情，近海島嶼居民的「船菩薩」崇拜、或「船神」崇拜，反映了船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

浩瀚的海洋、深沈的湖泊、洶湧的溪河，對陸地人類而言，是危險、也是禁忌。據考古人類學家說法，舊石器時代以前，人類還沒有發明舟楫，江河湖海對他們來說，是美麗的恐怖。水中的魚貝，雖然美味，並非主食，當人類能夠漁撈，那是在舟楫匏囊等浮水工具創造之後，尤其是，當族群的生計，是以靠撈捕魚貝維生時，船對他們而言更形重要，已衍化而成家族氏族的命脈。

當舟楫船舶航行於渺茫浩瀚的湖泊海洋時，人類的生命與廣大的湖海相比，那真是「渺滄海之一粟」。在廣闊無涯討生活的漁民們，所寄望的是「船的安全」、「人的平安」、「漁撈的豐收」。其間，「船的安全」與魚的豐收，人的平安，都是息息相關的，因此，對「船」的禮敬，自古就已存在，目的，就在希望船神的保佑，並希望船體長泰永安。

在大陸沿海漁港，所有大大小小的漁船，傳統習俗，於後艙都有一艙專供「船神」的「聖堂艙」，聖堂艙內設有神龕，供奉「船菩薩」神像。「船神」本是船隻神靈的尊稱，大陸漁民俗稱「神」為「菩薩」，其形，原來也就是船隻的本體，後來衍為人格化，刻為人像，又與民間地方崇祀的神明融合，一變而為傳說中的地方神。例如舟山群島的漁民崇敬關帝，於是就說「船官老爺」就是「船關老爺」。又有說「船菩薩」就是「魯班」，說大海原無船，是魯班第一個造了船，並同龍王鬥法，才征服了海洋，因此尊魯班為船神。——這種說法，也是附會，因舟船的發明早於魯班的出生。

福建沿海船隻供奉的船神傳說是女性，因此，有說她就是宋朝的寇承御，寇氏以狸貓換太子，救了仁宗皇帝，至死不吐真情，於是漁民有說她就是船神，這道理和舟山群島崇拜關公是船神同樣。另外，福建一些漁民也傳說船神就是天后媽祖——這都是船神在人格化以後的現象。

其實，追本溯源，海洋文化衍生了「船神」崇拜，而船神的崇拜，原來就是船體神靈的器物神崇拜敬仰。倒是台灣海港與淡水河船隻，及原住民的舟筏，還保留了原始海洋文化的「船」崇拜，這是值得珍視的民俗。

三十五、「船眼」與「船靈」——臺灣器物崇拜系列之卅四

臺灣原住民的古老文化，不論阿美、雅美、平埔族，自古有「船祭」，這種文化表示他們敬拜舟船，將舟船當作活的，有神靈、有生命的個體。

臺灣原住民的古老文化，不論阿美、雅美、平埔族，自古有「船祭」，這種文化表示他們敬拜舟船，將舟船當作活的，有神靈、有生命的個體。

藍嶼的雅美族，將他們的漁舟雕刻波浪紋、祖靈紋、太陽紋、並漆上白、黑、紅三色，尤其在船頭，他們雕刻了太陽紋，代表「船的眼睛」，像太陽那般明亮、又能辟邪，那裡的魚多，舟船就會駛到那裡。在碧藍深黑的大海，那裡有魚群，那裡魚多，人的眼睛在水面上是看不出來的，雅美人相信，唯有依靠漁舟來觀察，「太陽紋的船眼睛」，象徵船是一條有神靈的生命器物。

漢族傳統的船，不論大船小舟，也多繪有「船眼」，有些艘龐巨艦，還加繪張牙呲嘴的凶猛獸頭，迎面沖浪而來的戰艦，彷彿就是活躍海上湖上的水獸或獸神。

過去淡水河的漁船貨船，也多釘繪有魚眼般的「船眼睛」，表示它們也是活的神體。那船眼、雙目炯炯，行走水上，讓邪靈魚族看了生怕。

從前，漁港的新船船殼打造好後，造船師仔總會擇一上好木料精製一對船的眼睛（有些以彩繪、再蒙以紅布），釘在船頭兩側，這道工序叫做「定彩」。

「定彩」的儀式很隆重，要請道士擇定一個吉時良辰，並按金、木、水、火、土五行，用五色絲線紮在作船眼珠的銀釘上，由船主將它嵌釘在船頭，然後用新紅布條將眼蓋住，這叫「封眼」，當新船下海入水時，在祭典及鞭炮聲中，船主再親將「封眼」的紅布揭掉，這叫「啓眼」。船啓眼後，那銀釘作的眼珠，陽光下，炯炯有神，在眾人的祝賀及喝采聲中，入海下水，開始「船」的生涯。

此外，漁船也有「船靈」的安置。「船靈」是在新船的骨架搭成後，用一塊小木頭，挖個小孔，裡面放進銅板、銅線、或銀元等物，然後安裝在水艙裡，作為「船靈」。這種

作法，一如入神的神像按金入寶一樣，俗信裝入金銀銅等物，能鎮邪驅災，有寶氣、有靈性。「船靈」安在水艙，便如魚得水，活潑有生機。

最能代表船有神的是傳統的龍舟，一般居民都視龍舟為神，平常不供他用，收藏在廟中，或「龍船厝」裡，附近居民，每逢舊歷初一、十五，常備水果清茶去奉敬龍舟。端午舉辦龍舟競渡時，民間先拜龍舟，打鼓敲鑼，熱鬧一番，選手們也要有「拜龍舟」的儀式。

新龍舟製造完成，彩漆之後，也要有「點眼」開光的儀式，由道士作法，請尊貴之人士「點眼」，點眼之後，船有眼，龍有靈，自此，它就是一條人敬人愛的龍舟。

三十六、排灣族魯凱族的陶壺崇拜——臺

灣器物崇拜系列之卅五

在臺灣南部山地的排灣族，很久以前，流下一則古老的傳說故事。

在「莫拉道普」(Muradup)社，有一個渾樸自然的女性陶壺，這個女陶壺受到太陽光的照射，孵出了一個女性蛋，這個蛋和「包康安」(Pocan)家的一個男性的靈魂結婚（當時世上尚無人類，只有靈魂），生下了一個女人，名字叫做「娃朗」(Vaino)，這個女子又和山裡的百步蛇結婚，生下了兩個男孩，其中一人名叫「札克諾瓦克」(Tschovak)，就是「達拉魯安」(Dararoan)社的祖先。（據日本學者宮本延人，一九三三，撰〈臺灣原始土器的信仰〉）

這一則創始神話，說明了臺灣排灣族的信仰，他們認為

祖先是始自陶壺，所以他們將陶壺視為祖先的神靈，尤其是認為每一家貴族祖先的祖靈，都附寄在陶壺內。

如此一來，每當祭祀時，陶壺是主要被祭祀的對象之一，特別是五年祭，所有歷代祖先都要回來享祭，陶壺便是祖靈的寄托之所。

陶壺，既是排灣族所崇拜的祖師，那麼這些壺又從何而來？——關於這一個問題，也頗困惑於甚多人類學者。

據專家學者從日治時代到民國以來所作田野調查，多數排灣族人都說是從遠古祖先留傳下來，有些陶壺在傳說中能生出男女小孩，而成為排灣族創社的祖先。這些傳說，學術的根據最早見於西元一九二一年佐山融吉的〈番族調查報告書〉及一九三三年宮本延人的〈臺灣原始土器的信仰〉。

陶壺，在排灣族的心目中，既然這般神奇高古，因此便被族人視為珍寶，衍化為象徵貴族的階級、地位、財富以及做為祖先神靈的祭器；而且代代承傳，也演變成為貴族階級婚嫁時必須的聘禮，和代表權利或首領階級的信物。

於是，陶壺若在祭祀時，排到都有一定次序，每個陶壺，也都有一個象徵祖靈的名字。

我們因此也可以想像，擁有陶壺愈多，在傳統的禮俗上，受到祖靈的保護庇佑也愈多。通常，一個大頭目家常保存二、三十個陶壺。而陶壺典放的位置，多在祖先柱旁的架上、或地下，也有放在屋內後牆的祖靈洞內或旁側，絕對禁止外人接觸。

與排灣族文化類緣的魯凱族，也視陶壺為神聖物品，對陶壺也有信仰和禁忌。例如魯凱族的多納村，從前還專為陶壺建造了一所「部落神」小屋，裡面供奉了不同大小的陶壺

二個，每年播種和收穫時，都要祭祀。

祖先產自陶壺與太陽、百步蛇，畢竟是神話傳說，有些人類學者則認為「陶壺」應是性器崇拜的象徵。

無論如何？排灣族應是曾經擁有自己精湛的製陶工藝與產品，對於陶器，當一直傳留珍惜與感念，它是可貴的容器，也曾經與列祖列先共存同活，睹物如親，在懷念的親情下，加上失傳已久的製壺技術，於是陶壺便衍生許多神話傳說，更使其人格化、神格化，而成為排灣、魯凱族的「聖物」。

三十七、南臺灣希拉雅族的拜壺民俗——

臺灣器物崇拜系列之卅六

臺灣原住民對於壺罐的崇拜，除了前述的排灣族、魯凱族以外，還有南臺灣的平埔族群——希拉雅（Siraya），也有拜壺的習俗。

南臺灣的平埔族「希拉雅」，又稱「四大社平埔族」，主要的族社，為今臺南市東北方的新港、目加溜灣、麻豆、蕭壠等荷蘭時代的四大社，另外，還有四大社的支社，大武壠系統的一些社，都被民俗學者歸於「四大社」平埔族群。

他（她）們流傳一項奇特的信仰，崇拜「阿立祖」。阿立祖，或稱「阿立母、太祖、太上老君、李老君」等，為四大社平埔族的守護神。

他（她）們祭拜的方式，和漢民族有頗大的差別，是在公廨或住宅內設立祖壇，供奉一個或數個壺甕，有的上披紅布，壺甕不定是陶器，也有白色的瓷器，而壺甕中盛著清水，壺口插入蘆葦（菅仔）葉或甘蔗葉，壺甕後立著掛有數

個豬頭殼的竹柱，有些用木柱，上按羌仔頭殼。——這樣的神體，與漢族自是不同。因此漢人就稱其為「番祖」，或稱「番太祖、番仔佛」。又因為他們以壺甕、陶瓷瓶當作神體來祭拜，所以也稱「矸仔佛」，矸仔，就是閩南語「瓶子」的稱呼。

以前，南臺灣平埔族的公廨都為茅草壁或竹排（竹簍仔）壁公廨，現在多已改為磚壁，且由於漢化的關係，外型且像漢族的道教廟宇。不過，公廨內的「阿立祖」神，大體仍保留原始的方式——以「壺罐、將軍柱、石頭」作為代表。

希拉雅平埔族的習俗，每年三次祭祀「阿立祖」，第一次是農曆三月二十八日的「禁向」，第二次是六月十六日的「走向」，第三次是九月十五日的「吃芋頭酒」。儀式都很盛大。以後每月的初一、十五兩天，社中長老執事要恭捧壺甕到鹽水溪畔換水。每年六月十六日，還需要由社中年齡最大、地位最高的長者引導，年齡地位次高的二緣，提檳榔、酒等供品，第三等的三緣（又稱家等仔），以牛頭掛籬，最下級的大圈立恭捧壺甕，不遠千里到安平海濱取海水，以象徵「飲水思源」、「追宗念本」。——這是隙子口社平埔族的民俗活動案例。

各公廨的壺甕，就是神體的代表，部落民宅內，也供奉小壺甕，有些沒有用陶瓷壺甕，卻用玻璃花瓶替代。至於壺甕瓶的多少，依家中女子多少而定，大體是一位女子供奉一個壺，若女子出嫁，壺甕就隨之移奉所嫁的家庭。

南臺灣平埔族的拜壺習俗，文化相當古老，緣起何時，至今未明，仍待考證。據人類學民族學者以為，壺甕罐的奉祀，是生殖器崇拜的遺風。作者以為，壺甕原為遠古先民文

明進入陶器文化時期的生活憑藉，原住民以為珍寶是保留古風，而此種壺甕，慣習為女性所保管，而男性都為狩獵。上古時社會以母系為主，遺物除為珍貝飾品外，就是壺甕，久之乃衍為母系祖神的象徵聖物，而南臺灣的平埔族，有將軍柱、象徵男祖；有壺甕、象徵女性的太祖（阿立祖），在以女性母系為主的希拉雅平埔族，則可能是較合理的推測。

三十八、陶壺為何女性化？——「裸體人像

彩陶壺」的探討——臺灣器物崇拜系列之卅七

關於器物的崇拜，臺灣有「陶壺」的信仰。

「排灣族」的「陶壺」，被當作祖神，加予珍藏、敬仰。「希拉雅」平埔族的壺、罐瓶，被當作阿立祖、太祖的神體，也兼及祖靈魂「向」的神體，這在前文都有約略的介紹。

要注意的是，「排灣族」的陶壺，在傳說中是女性的祖體，而南部的「希拉雅族」的瓶罐壺，也一樣是女性的祖體，為什麼「陶壺」或其他代表神體的瓶瓶罐罐，趨向女性化呢？

除了前文所述壺罐瓶的本身，形肖女體，與其功能作用，一如女體外，本文擬就大陸石器時代的「馬家窑文化」與「仰韶文化」所出土的「裸體人像彩陶壺」與「人頭形器口彩陶瓶」作一則祖源的探討。

我所以舉這兩件出土瓶壺作為探討，是因為它們都是明顯的女性化形狀，而且年代都相當古遠。

「裸體人像彩陶壺」，是青海省樂都縣柳灣遺址出土的，屬於「馬家窯文化」，距今約四千年，是中國迄今發現最早的全身塑繪人像之一，現藏青海省樂都縣柳灣彩陶研究中心。

這件陶壺上，特別捏塑出裸體人像，其頭部在壺的頸部，目、口、耳、鼻俱全，披髮、眉呈八字形，小眼、直鼻、大耳、口部張大似在呼喊。壺的腹部塑繪人的身軀各部，乳房、肚臍、女性生殖器及四肢。其中女性生殖器在身體中的比例較大，屬於誇張的作用，可能在於強調她的生殖機能。

另外，中國大陸在橫跨陝、甘兩省的渭河流域，出土了一批距今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人像陶塑。其中尤以甘肅省秦安縣大地灣出土的「人頭形器口彩陶瓶」，保存較好、生動傳神，反映了上古先民的器物思想。

「人頭形器口彩陶瓶」，在瓶的器口做成圓雕人頭像，整齊短髮、身穿花衣，耳系飾物——這件女性形體的陶瓶，專家認為與原始宗教的祖先崇拜有關，或是母系氏族崇拜的祖先神。

以上所列舉的兩件上古陶製壺瓶，都與臺灣南部的原住民族「壺瓶崇拜」有類似的文化相：它們都是宗教崇拜器物，都是代表母性的女體。

原始上古社會崇拜能夠生產的母性，人類需要繁衍後代，生殖受到崇拜，何況陶瓶能夠裝貯水與種子，人們多麼希望善於生殖的祖神，賜予他（她）們繁殖與豐收！

三十九、窯神的信仰——臺灣器物崇拜系

列之卅八

臺灣的窯神信仰，仔細推究，真是源遠流長且品類繁雜。

遠古的先民，在學會用火，然後在長期用火的過程中發現泥土經焙燒後變硬，於是學會了製作陶器，改善了人類的文明。

陶器的製作，由手製陶坯發展到輪製，從露天燒陶到了封閉專燒的陶窯，其間的過程相當漫長，但先民對燒陶的敬謹，都與「火」神的崇拜，及器物的崇拜有關。

遠古先民，最初燒製陶器的方法是「露天燒陶」，當時所依靠的是避風地點所堆積的柴火，燒陶的禁忌與火神的崇敬，至今猶留存於臺灣的阿美族、雅美族。

由於露天燒窯較不易控制火候，且所燒的陶也較不堅密，經過試驗累積終於出現了可以封閉集燒的陶窯，據考古發現，我國仰韶文化的陶窯已相當進步。

在陶窯燒陶的品類發展之下，逐漸衍出燒磚、燒瓦、燒瓷等，因此燒製造這些器物的窯，就稱「磚窯、瓦窯、瓷窯」。而自古以來，凡從事窯燒的人為了感謝與祈禱窯燒順利，就衍生對窯神的崇拜。

窯神的崇敬，與灶神、門神、井神等器物神一樣原始都是屬於對器物之靈的崇拜，在萬物皆有靈的原始社會裡，這種信仰是普遍而存在的。

後來可能由於族群的賢能，或部落的領袖，因為精於燒陶，當他過世後，族人為了祈求他降靈陶窯，保佑窯燒，而有了人格神的窯神。例如「堯窯」同義，舜帝也是「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據《墨子·尚賢》），而更早的神農（炎帝）也是「耕而陶」（據《史記·世本》）；因此有些窯便

以古聖先賢爲窯神，甚且還不止供奉一位。

燒窯由於與天候有關，且更影響窯器的質量，燃料的多寡、火候的得宜，因此與風雨有關的雷神，也有一併入祀爲窯神的。後來，陝西白水縣窯出了一位燒瓷名匠雷祥，因此有的窯便祀奉這位製瓷高手，也稱「雷公」。

燒窯靠的是火，但陶瓷本身的原料是泥土或礦石，自古認爲土是太歲神所管，而火爐煉丹的道教太上老君是最善制火的，且神格高於太歲，因此民間窯神廟也有供奉太上老君的。陶瓷的原料因爲取自山或土地平原河濱，因此「山神、土地」也入祀窯神廟。

這些製陶煉瓷的土石，古代都靠牛馬拉車運搬，有些窯神廟除舜帝、老君、雷公、山神、土地等入祀之外，居然也有列入「牛馬王」的，將牛馬敬奉爲窯神，是古人對勞動家畜的崇恩報德。（馬書田《華夏諸神》）

談到窯神以賢能者爲崇拜的，除上述之外，宋代華北名窯耀州窯祭祀德應侯柏林，因柏翁精於「火窯甄陶術」。天下瓷都四川景德鎮明初祭祀師主趙慨，萬曆以後祭拜風火神童賓。祭趙慨是以前「濟生靈」，祭童賓，則是「風火名仙爲殉窯」。

臺灣南投陶業，拜的窯神是「羅明先師」，相傳羅明是轉盤陶匠之師。另外，有一種專作大缸大甕的業者，大罐大甕是以泥條盤築而成胚的，他們拜的窯神是「羅文」。

臺灣瓦窯業者祭拜「先師爺」，但各地稍有不同。

六甲瓦窯世代相傳的先師爺，是一位創始者姓張，不知何時人及名，傳說他教民燒瓦，特別指點窯燒與火路的重要訣；他是否就是陳永華的化身，有待深入研究。

另高雄三和地區傳說，瓦窯業祖師爺名叫「胡勃」；苗栗的磚窯業拜的是「荷業」，傳說其生日九月廿四日爲窯戶的先師爺。嘉義六腳的瓦窯業拜的窯神卻是普遍信仰的土地公，與大陸某些地區一致。台南六甲的磚窯稱其所拜者爲好兄弟。

臺灣的窯戶，大抵每月初二、十六，備牲禮、含豬、雞、魚、肉、酒，午後時分，在瓦窯火口之前焚香祭拜，插香於牲品之上，禮成之後與火匠食用。

如今，有的改爲每個月一次（多選十六日），有的已經廢除，也有變易方式者，例如大統公司，於每年開工之時祭拜先師爺，備三牲、雞、魚、豬肉，敬茶燒香。平日則每月初二、十六拜土地公。（陳信雄《磚瓦之美》）

臺灣的窯神信仰，顯示的是不忘本、記祖德，傳承燒窯技巧的良風美俗。惟臺灣自明鄭時期，陳永華教民取土燒瓦，而後臺灣始見燒瓦製磚，是陳氏爲臺灣瓦窯之祖，惜不知是否以清廷治臺之政治因素，民間未見奉之爲窯神，不過，陳氏對臺灣磚瓦之貢獻，卻長存史策。

四十、雅美族的金銀器崇拜——臺灣器物

崇拜系列之卅九

臺東蘭嶼雅美族是臺灣土著各族中唯一具有熔銀冶金技術者，金銀器在他們的社會文化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價值，和一般民族僅作爲裝飾、保值、增值的意義相較，更具有多元的功能。

蘭嶼島上，並不出產金銀礦產，但爲什麼雅美族世代以

來有男性專用的銀盃、銀兜，與造型特殊的斧形、繭形金片胸飾；女性專用的頭飾、胸飾；以及男女皆有的臂飾、耳飾？為什麼雅美族那般突出的愛金愛銀文化？又為什麼島上無金銀礦，卻能打造金銀器物？

學者認為金飾的原料及冶煉打造的技術都是從菲律賓巴丹島輸入的，而銀器的原料據說來自蘭嶼附近海域的沈船或與外地商船商人交換得來。因此，實際上他（她）們所擁有的金銀器飾並不多，但卻特殊地反映一種民族性崇拜的禮俗文化。

雅美族的傳統慶典，如新屋落成禮、大船下水儀式，喜好招待數十人至上百位的親友為賓客，凡參加者皆戴銀帽並佩掛金飾，盛裝出席。因為族人相信，金銀等貴重金屬與玉石，都具有增強生命力量，可以藉以強化新屋或新船的生命力，而赴宴賓客愈多，則銀帽與金飾聚集愈多，其靈力將更強大。所以對主人而言，這是一種增幅（福）原理表現的行為與現象，聚集的賓客與金銀器飾，不僅是社會地位與成就的榮譽感，更帶給家運持續繁榮平安的保證與信心。在此場合，金銀器飾對雅美族人而言，除具有裝飾與財富誇示的價值外，且被視為具有驅鬼的靈力。

在雅美族人的傳說中，黃金是會說話的，黃金有靈性，在「喜托瑪迦」與「喜米納·魯索拜傳奇」故事中，黃金能變成會摔角的奇石。黃金的數量較少，金片往往打造成繭形，比銀飾更貴重，巫師取來作法治病，在祭祀的儀式用以祈求豐收和出海平安，而在社會糾紛事件中，也可當作賠償或贖罪的替代品。

雅美族銀飾的裝飾品較多，其中銀盃也如黃金可以驅鬼

。他們在製造銀盃時過程遵守諸多禁忌，另外準備了一些驅鬼用具，包括鐵鑊木柄的長槍，作四方的劈刺狀，並且用草桿臨時架成十字架，以為辟邪。一項新盃完工時還要舉行儀式和慶宴，殺豬潑血於銀盃上，同時祈禱使具有靈力。

銀盃的地位很高，並具有崇高靈力，平常裝在特製的藤筐中，只有在特殊的場合才由男子佩戴出場。所謂「特殊場合」為「新船下水」、「新屋落成」、「小米祈豐祭」、「飛魚祭儀」的「漁團招魚祭」、「小船祈豐祭」、「小船招魚祭」、「小船初漁祭」等，都要佩戴銀盃。至於生育時，做父親的便戴銀盃，用椰殼盃盛湧泉水，滴些在嬰孩的頭部，祝福孩子的生命如泉不息。有趣的是飛魚祭中，男子要拿著銀盃在海邊招揮，有邀請魚群、祈求豐收之意。另外，雅美族人也懸掛銀盃於曬魚架上的魚乾之中，有尊敬魚類，象徵誘集魚群的祈禱意味。

在雅美族人的心目中，金銀器飾是神妙的，有巫術神靈魅力的。

四十一、「墨斗曲尺仙師」的崇拜——臺灣器物崇拜系列之四十

灣器物崇拜系列之四十

傳統の木匠、石匠、泥水匠等建築工匠，他們從事建築工程，起厝建屋、造橋築牆，所用的工具，最重要的是「墨斗與曲尺」。

墨斗，是傳統工匠用它來測量直線且加以作記的工具。它的主要構造一端為圈轉細繩的轉軸，引線經過一凹墨池，再到一端固定，墨池（斗）可裝墨水，將繩線定在某點，拉

開引長，沾著黑墨水的繩拉直所過之處，可彈出一條黑墨色的直線，木匠、石匠或泥水匠就可藉此直線工作，裁理出所需材料的大小尺寸，營造木石器具的造型美觀，更進而起厝建屋、造橋築牆。

曲尺，是一種彎曲呈直角的尺，形如「丁」字形，也可說它像倒「L」形，傳統的工匠，拿它量尺寸、度直角，修飾器具的平面或直角，或鋸、或刨、或剔、使材料、器物、建築都符合計畫需求。

據歷來傳說，墨斗、鋸子、刨子、鉗子、曲尺等工具，都是魯班發明的。依工匠讀物的《魯班經》、《魯班書》記載：魯班是山東曲阜縣太平村人，生於春秋時代，魯國人氏，姓公輸、名班、又稱般，因係魯人，又稱魯班，他的神巧，有不少傳述。

魯班，是當時天下的巧工，先秦及漢初文獻記載他發明過雲梯、木鳶、石礮、機封、鋪首、戰船、機車、磨子、碾子、鉗子、隱括等生產工具和武器；本為歷史人物，後轉化為具有神奇色彩的能工巧匠文學典型的行業神。

由於建築工匠們將魯班奉為行業祖師神、保護神，連帶的，對其發明的工具，也萌生敬拜心理。

依據廣州鉛印本《魯班經》記載，建築工匠不僅將墨斗、曲尺視為魯班祖師所創，還進一步將這兩種工具人格化、神明化，奉之為「墨斗曲尺先師」或「仙師」，並將其與魯班並祀。

墨斗、曲尺的崇敬，在臺灣也表現於木匠、泥水匠、石匠等建築工匠對它們的態度。一般俗信，此二物是可以辟邪破煞的。

傳統的習俗，視墨斗、曲尺如神物，禁忌婦女觸摸、禁忌有人跨越，這是在積極的崇拜之外，另一種消極性的崇敬。

四十二、「傘」的情味——臺灣器物崇拜

系列之四十一

古早的臺灣，在洋布傘尚未進入民間的文化生活以前，凡是遮風、避雨，都用油紙傘，特別是臺灣的炎陽與多雨，紙傘即代表著生活的韻味與智慧。

撐開的傘，呈現一輪優美又帶點放射骨架的「圓」，色采是橙紅的，不論在艷陽下，炎天赤日頭下行走，抑或在下雨中，雨勢霏霏裡行走，橙紅色圓的油紙傘，都代表著一輪圓滿、安全、和生命的活躍興隆。

當鄉土的神明出巡，前方轉動著一支羅傘，高撐著，圓的杏黃絲羅涼傘，除著轉動，連穗帶也向外圓圓的張開，民間相信，「傘」音同「閃」，看到了開道的羅傘，妖魔鬼怪都要讓開。「羅傘」平常不用，就收起陳列於正殿或專用的架上。

臺灣客家習俗，「紙」與「子」諧音，所以男子十六歲成年禮時，父母要送他紙傘一對，表示可以成年，可以堂而皇之撐傘外出，到他鄉外里去求發展。

撐開的傘，那「傘」字的字形，是「人」字下又撐了「四人」，象徵著「人丁興旺」。因此，客家的習俗，嫁女兒時備傘二把，那就代表著「早生貴子，多子多孫」。

圓圓的、橙紅的傘，不論是撐開與收束，都顯得恁地詩情畫意。撐開時，活像一朵花；收起時，又活像一條菜瓜，

在河洛族群的心目中，它是美的符號、美的物件。

當男女共撐一把傘的日子，不論是艷陽與風雨，那把傘，是友誼的橋樑、家庭的縮影。

談了《白蛇傳》的白娘娘向許仙借傘，那器物崇拜的情懷也就更濃了。

四十三、劍童、印童的信仰——臺灣器物

崇拜系列之四十二

在臺灣的民間信仰中，有「劍童、印童」的信仰崇拜，劍、印童的崇拜，並非單獨立祀，而係配侍神，雖是配侍，但以此亦可窺知劍童、印童崇拜的事實存在。

所謂「配侍」，就是寺廟主神兩側，襯配侍候主神的侍者。這侍候的神，或稱「挾侍」、「協侍」或「脇侍」。通常主神若有配侍、協侍，都一齊排列接受供祀。例如如來佛以文殊、普賢為協侍；觀音以紅孩、龍女為協侍，文昌帝君以天鵬、地鵲為配侍；媽祖以順風耳、千里眼為配侍等等。在臺灣，凡是有上帝、天帝、大帝、帝君、聖王等帝王號之主神，亦即是擔任主管一方或神務的領導神，都配侍有劍、印童。有帝號之主神則配以劍監、印監；有王號之主神，則配以劍童、印童。劍、印童既然稱神，僕以主貴，民間為示尊重，也尊稱「劍童公、印童公」，加個「公」字與加「君」字，都是十分尊重的尊稱。

自遠古以來，不論是新石器時代之石劍、抑銅鐵器時代之銅鐵劍，劍一向是為男子所重的佩飾與防身、攻敵、狩獵之物。君子無故，劍不離身，蓋古人尚武，必佩劍以防身，

亦所以壯其威儀，所以不論貴賤，都有佩劍。

在臺灣的排灣族，仍保留遠古風俗，凡是有男孩出生，其父母必為其打造一把佩刀，雕以百步蛇圖騰，這把佩刀，就是男子威儀的代表，要佩戴成年，甚且終生。其重視佩刀的意義，與中國古代男子佩劍意義相似。

在中國古代佩劍成俗，古籍記載，可知春秋時代，佩劍為必須之禮飾，至漢代仍帶劍成俗，是漢四百年，無論官吏庶民皆佩劍。《晉書輿服志》記載，漢制自天子至白官無不佩劍，其後惟上朝帶劍，晉世始代之以木劍。到了六朝，佩木劍只是裝飾，古人帶劍之風從此遂絕。雖然為此，然而日本仍保留古風，到幕府將軍時代，仍有佩刀。

從古代佩劍的風俗觀察，臺灣民間「劍童」的配侍信仰，也是一種尊崇寶劍的作法。劍在古人心目中至為重要，且屢有奇異神能傳說，如寶劍化龍、寶劍鎮邪除妖、劍氣沖斗牛等等，都顯示劍的神異與尊重。日本古代禮俗，主君之側，必有一執劍童子，可能就是顯示威儀的古代遺風。那麼，「劍童公」的信仰，其原始意義，當是寶劍在身的敬仰，其後為人格化之捧劍執劍童子。

至於「印童」的崇拜源流，當源於古之印章，印為身名代表，古代之人重印，都佩戴於肘、刻刻不離，與今官吏之印，皆函藏於匣不同。佩印於身的風習，自戰國以迄魏晉皆然。印無時不繫身，連天子王侯皆常佩印，此等習慣，至晉代仍未停止。

印章既然如是重要，而官吏之印章更是身份職位之代表，因此帝君聖王的主神印信，便是信仰的象徵對象，為了表示尊崇，另塑繪一捧印童子，以代表名位，亦是一種推衍的

作法。今之堂印信，曲璽官，都是崇尚印信的古風遺跡。因此，印章、印監，一象徵「名位」，劍童、劍監，一代表「威儀」，原始的器物崇拜隱然在焉。

四十四、排灣族的珠神崇拜——臺灣器物

崇拜系列之四十三

在臺灣南部山地、排灣、魯凱二族傳統文化視「衣服」與「飾物」為主要階級特徵。由於古老傳統排灣、魯凱二族實施社會階級制度，裝飾品幾乎全為貴族的權利，尤其是有百步蛇三角紋的鸞羽飾、豹牙太陽形帽章、螺甸肩帶、銀肩飾、琉璃古珠項鍊，都是貴族的特權飾物，一般平民無使用權亦無力購買。相對的，這些飾物被排灣、魯凱二族尊崇、珍視。

而在排灣族，「琉璃古珠」，在其社會文化乃是極具價值而被尊崇的物品，據說數顆琉璃珠即可充作結婚之聘禮，而一顆較大的珠即可換取一條耕牛（據宋龍飛《民俗藝術探源》「臺灣山胞的飾物」）。「琉璃珠」「青銅古劍」「百步蛇紋陶甕」素稱為「排灣三寶」。

「琉璃珠」為排灣族最貴重的飾物，尤其是祖先世代相傳者。在其來源的傳說、排灣族不認為係源自於貿易，或傳自於西域；在其民俗信仰上，有幾種說法：

一、琉璃珠具有神格人格，彼亦為百步蛇所生。
二、琉璃珠為美麗的女頭目（一說女公主）「莎拉露依」在神樹（榕樹）下吹奏美妙音樂，神樹亦為之陶醉。當樂止，她睜開眼看到樹葉上長滿綴掛纍纍的琉璃珠，於是摘下

成為傳世的飾物。

三、遠祖渡海來臺時所攜帶流傳。

以上不論說法是否真確，可以看出琉璃珠在他們心目中的份量。在掛頸胸佩式的琉璃珠配列，還有民俗的規矩，通常以右側象徵男性，左側象徵女性（以掛於身上分左右）。以母珠置於下端中央，母珠最大又最貴重，距母珠愈遠，則價值地位漸次遞減。珠還分左右兩邊，以一粒或兩粒以上為一單位群，每一群或每珠有特定名稱，多代表某世代之祖先。

以頭目 *Min* 的頸飾為例，每串有琉璃珠二百顆。在中央最大的一顆主珠稱「*Magachamao*」，左右伴著「*Magachamolau*」及「*Molimotu tapanyan*」各一，更用麻絲貫串百數十粒的琉璃珠而兩邊分陳。（劉其偉《臺灣土著文化藝術》，頁一三八）。

又以當年排灣族鼎盛時代 *Cadi'an* 社大頭目所擁有的琉璃珠項鍊為例，中央最大的一顆亦最具價值的那顆名字叫「*AlisnaCora*」，此字義，「*Alis*」：係一美麗女性的名字，「*na*」為連接詞，「*Cora*」為女陰，即「女陰之牙」。傳說遠古美麗女人 *Alis* 不能生育，後來丈夫祈神將牙齒脫落、後代繁衍，他們就是今日族人的祖先。——由此可見，此項鍊之母珠，即有紀念祖先的意義。

在排灣族的觀念裡，「百步蛇紋陶甕」「琉璃珠」皆為神體。「百步蛇紋甕」，於室內放置固定之神架上或神龕中，「琉璃珠」則置於甕中，凡隔一段時日，須將此代表祖先之古甕搬到戶外曬太陽（一般多於冬日），搬運時須為此甕於頸部置掛「琉璃珠鍊」，然後捧出，小心置於戶外台階上

排灣族的習俗，祖先所傳之古琉璃珠皆有珠神，不可隨意放置，或掉落。如果日久年深，絲帶斷裂導致珠子散落，欲整理重串前，須對珠神祭拜，祈禱後始可再串。

四十五、結語

以上所敘「臺灣民間器物崇拜」，為筆者對臺灣地區傳統的民間器物崇拜的初步整理。族群方面不限漢族，亦包括原住民族群部份。就文獻而言，這只是初步的民俗史料整理而已，還談不上研究。筆者所以將之初步爬梳整理的動機有三：

一是臺灣自古至今，有關「器物崇拜」方面尚乏系統完整的文獻，更談不上系統而深入之學術研究。

二是民俗信仰的內涵豐富，且意義深遠。「器物崇拜」是「自然崇拜」（含天象地理、動物崇拜、植物崇拜），與「人格崇拜」的外一章，可以獨立成為單元的民俗信仰禁忌。

三是「器物崇拜」可知臺灣民俗的多元多樣，有其史蹟源流，亦有獨特的本土性。

基於以上的動機，所進行的搜索、調查、訪問、整理，在種種因素下所得的資料畢竟有限，推測遺漏之處尚有。

唯綜合以上的臺灣民間器物崇拜系列整理，我們可見民間的器物崇拜有些是禁忌範圍的，對物的崇敬與禁忌係原始民俗的遺存，對象仍然是「器物」。有些則已衍為器物神，已有神靈之信仰顯象，但器物神仍為無形的神，其神體仍為

器物本身，有些則已從器物神衍化為人格神像（如「城隍」「灶君」「門神」等。更甚而有些是器物名稱的神，而經人們的移轉、寄托，而以後世之行業神、祖師之人物為器物神者，此部分大陸地區較多，幸好臺灣則尚少，還維持一種較古老、原始、傳統的生活信仰方式。

總之，「臺灣民間器物崇拜」是臺灣民間早期傳統的民俗信仰禁忌，現代化工商社會結構的轉型，儘管使得多數的器物崇拜式微，但傳統的臺灣文化還是值得我們認識、並珍重。

作者簡介

簡榮聰，民國三十四（一九四五）年生於純樸的南投草屯鎮農家。自幼喜好詩詞散文，尤愛鑽研民俗文物，公餘從事農耕，對農村傳統文化體驗甚深。

簡氏熱愛文化工作，尤重臺灣歷史文化之研究、記錄與宏揚。曾任臺灣文獻主任委員六年，任內積極推動「興建臺灣歷史文化園區五大文獻館」等二十餘項創新計畫，並倡導地方成立文史文物團體，並使臺灣歷史文化工作盡可能蓬勃發展；曾任臺灣新生報副社長，推動臺灣詩壇。現任臺灣省政府顧問，並在逢甲大學兼教、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指導教授。曾獲中興文藝獎章特殊貢獻獎，被列為中華民國名人錄，仍繼續推動民間文教工作，孜孜不倦。

著有《臺灣銀器藝術》上下兩冊、《臺灣農民民謠與詩詠》、《民俗文物典藏鑑賞論》上下兩冊、《臺灣童帽藝術》、《臺灣傳統農村生活與文物》、《臺灣客家農村生活與文物》、《臺灣鄉土情懷散文集》上下兩集、《走過臺灣鄉土詩集》、《臺灣生育文化》、《臺灣海撈文物》、《臺灣虎文化》、《臺灣花器藝術》、《臺灣樑印藝術》、《臺灣文物風箏》等專書，以及散文書籍數百篇。



圖一：南投市的城隍尊神，迄今信仰鼎盛，其源即「城牆」與「護城河」之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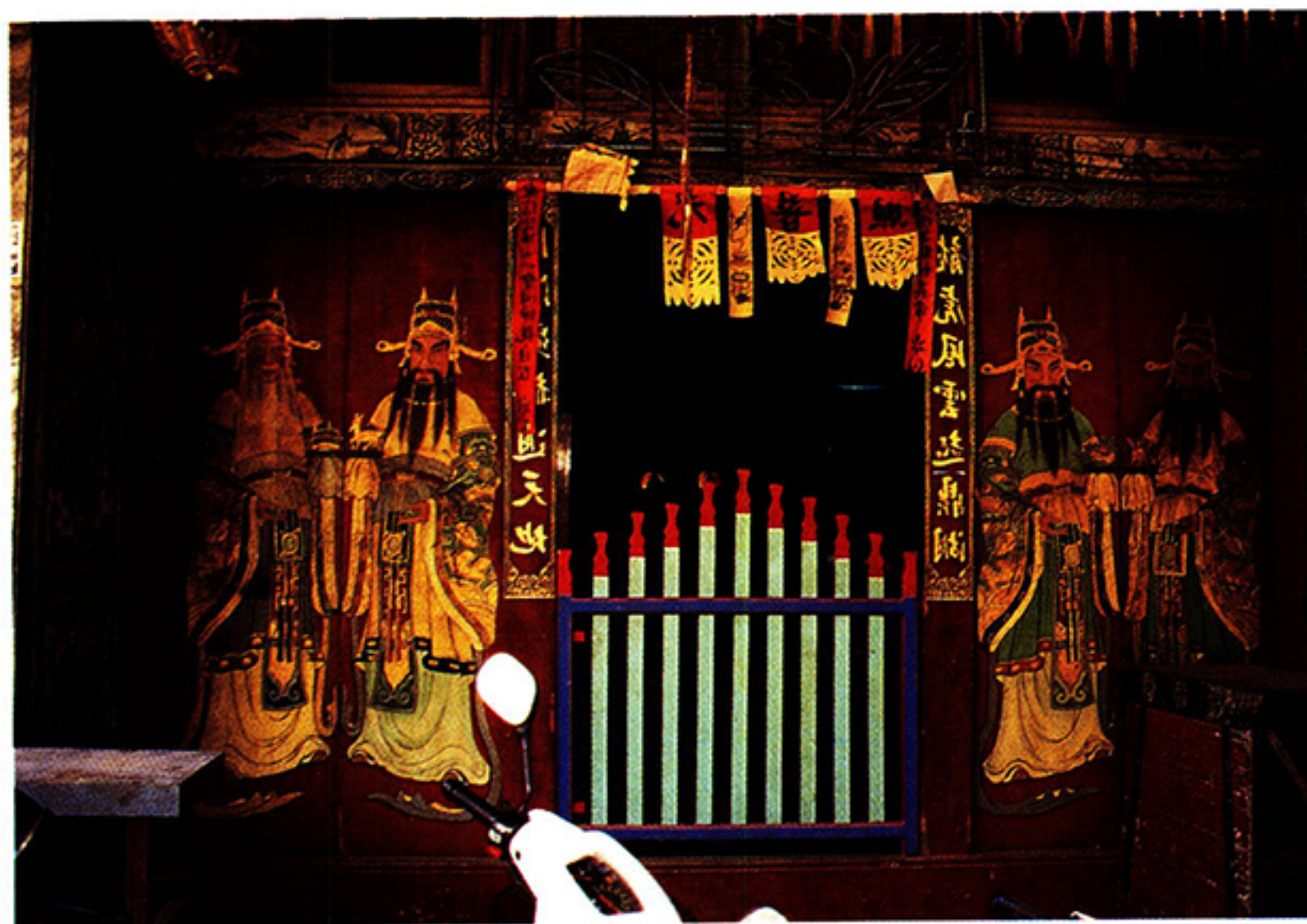
圖二：由器物崇拜衍化爲人格神信仰之城隍神像。



圖三：門神源於對器物神「門」的崇拜，以後衍爲繪製神像於門，圖爲秦叔寶與尉遲恭。



圖四：較早期之門神爲「神荼」「鬱壘」。



圖五：臺灣廟宇門神有繪「加冠」「晉祿」「簪花」「進爵」，形像爲文官朝服、分捧「冠、鹿」「花、爵」。

圖六：「路神」為對道路之神之原始崇拜，後衍為繪人像以字標明路神。



圖七：「五路財神」為農業進入商業後，以五路路神為財神之衍化。



圖八：因財寶之原始崇拜，衍化為「招財童子」「進寶童子」。



圖九：橋神之原始信仰、臺灣地區仍保留。每當新正春節，民俗多於橋頭祭拜並置金紙。





圖十一：「井神」信仰，多於井旁祭拜，亦有刻繪圖像。



圖十：橋神信仰，亦有以木板刻印紙像者。



圖十二：「灶君」為火神及灶之混合原始崇拜，後衍為人格神，稱「司命灶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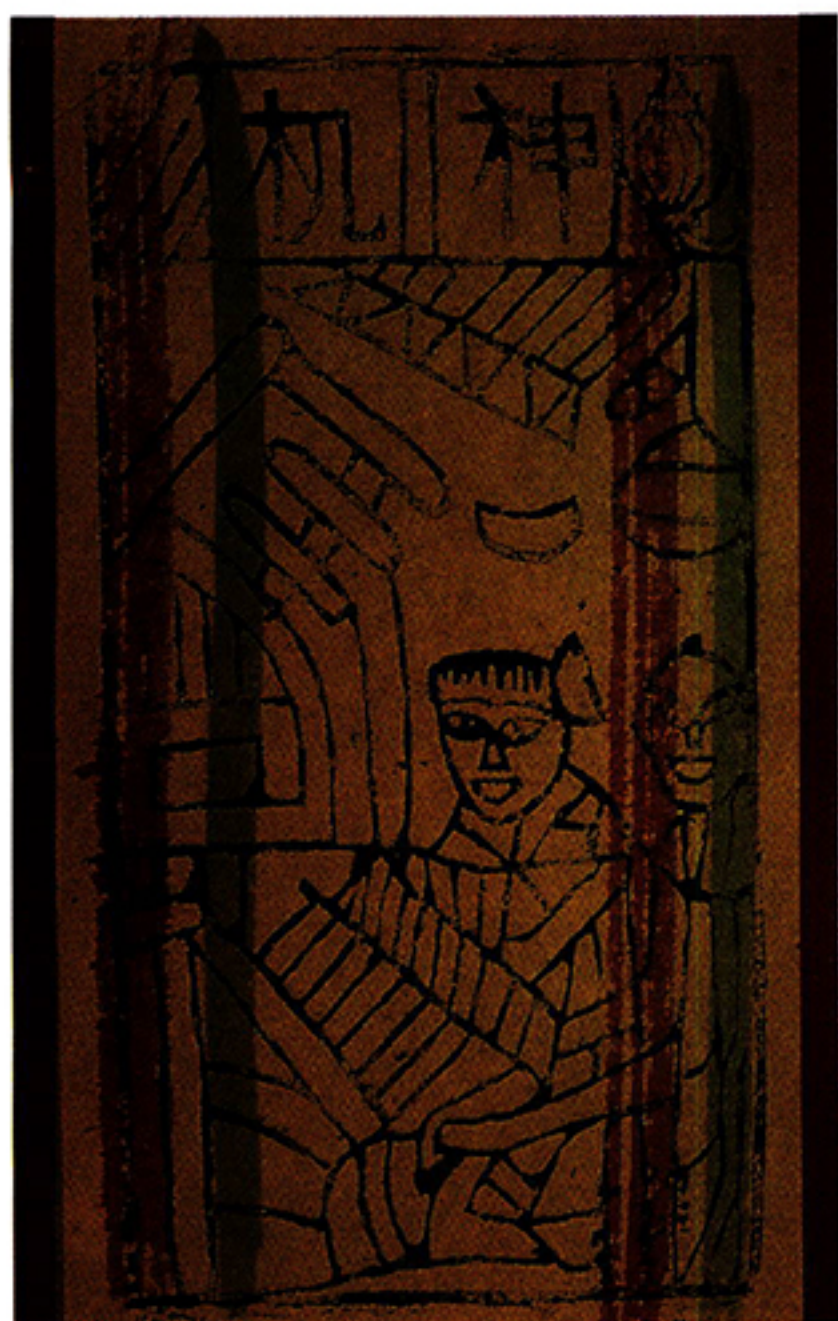
圖十三：「船神」原亦為船之原始崇拜，臺灣民間凡操船者，仍多信仰及禁忌。



圖十五：床神的信仰，宋代時已流行此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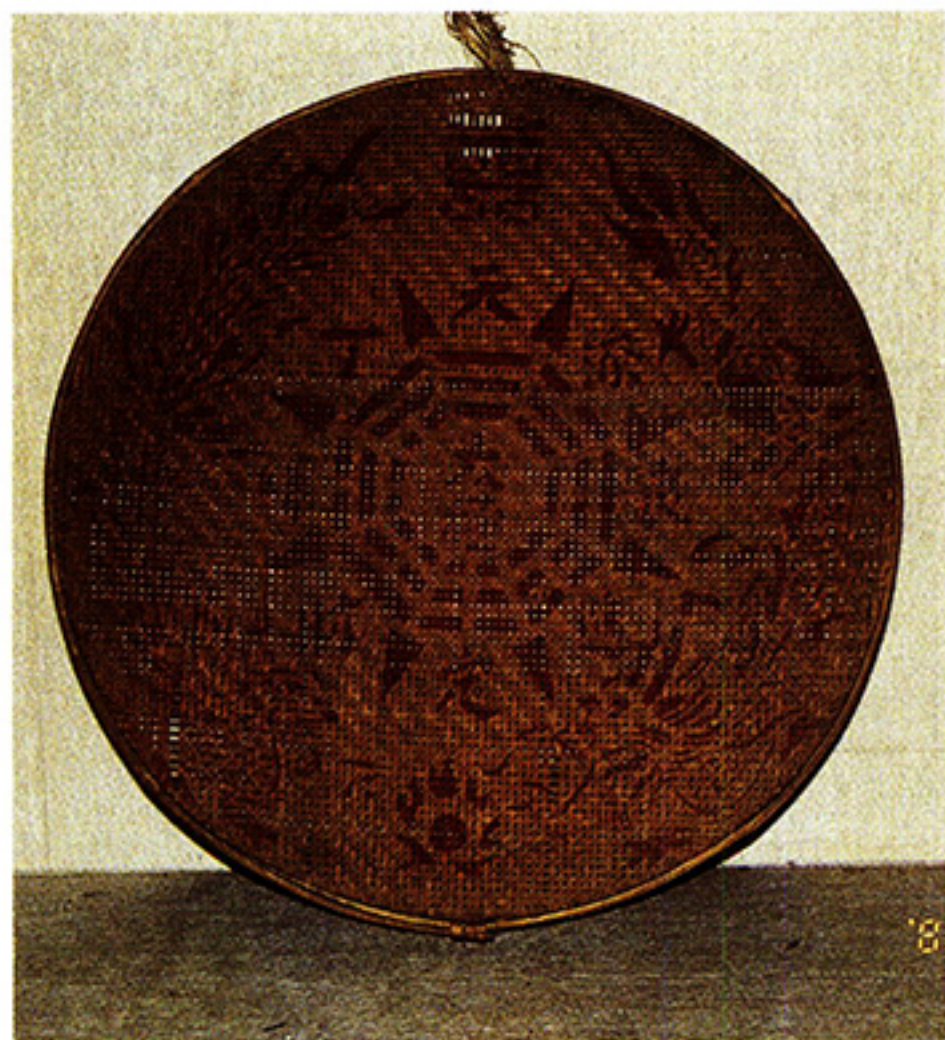
圖十四：臺灣民間視龍舟為有神，拜龍舟為原始之行爲遺存，亦有刻成人像者



圖十七：臺灣早期傳統每到七月七日要祭機杼神。原住民之織布機亦有禮俗之禁忌。



圖十六：自古俗信倉有倉神，又稱「倉官」或「倉王」。農家春節時於倉上多貼春聯「五穀豐登」。



圖十九：米篩、簸箕皆有神，圖為新娘使用米篩，具辟邪遮煞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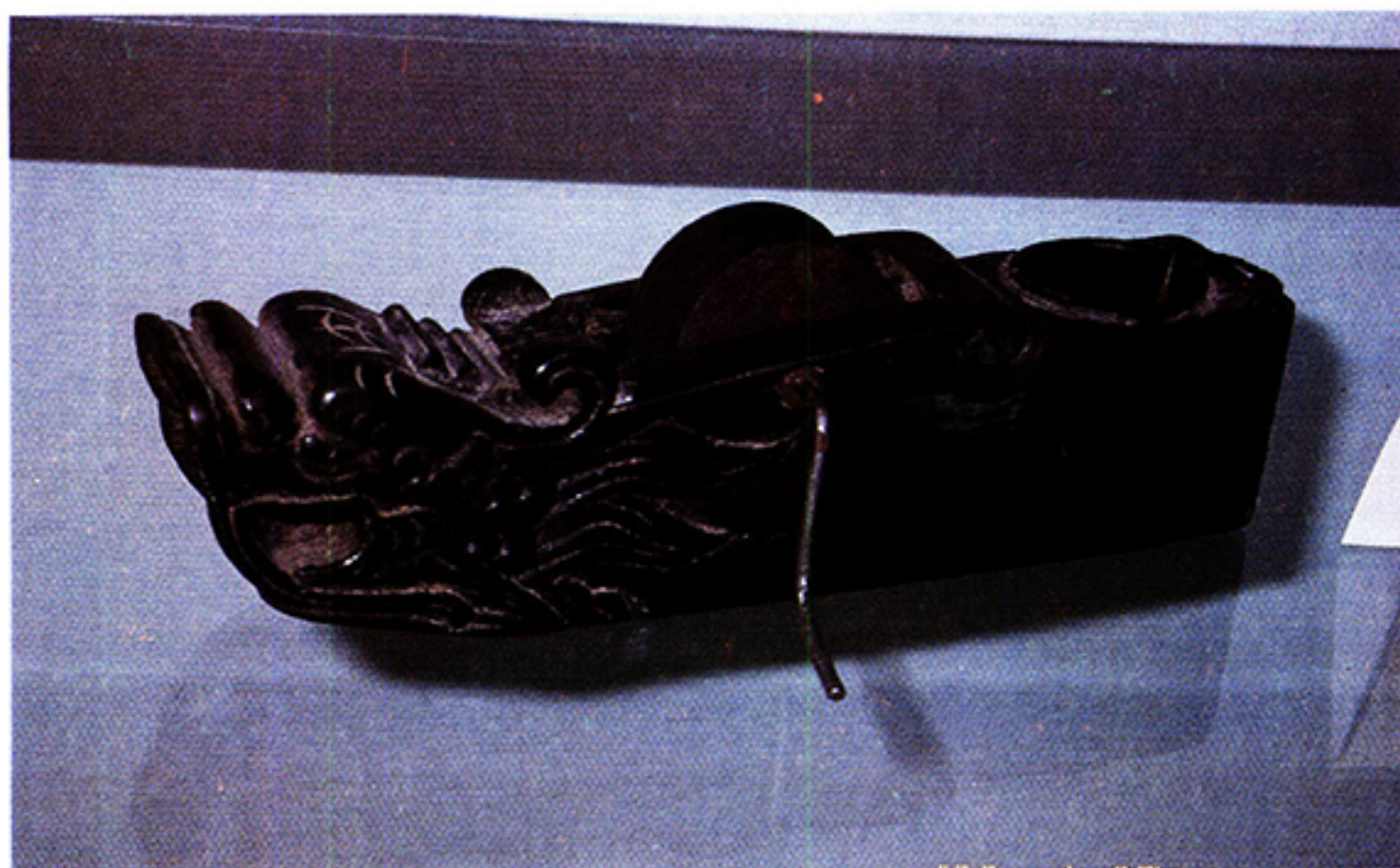
圖十八：馬桶又稱「子孫桶」，民間有「混元金斗」的敬仰。



圖二十：豬圈、牛圈皆有神，此為「圈神」信仰。



圖二十一：南臺灣平埔族希拉雅族的阿立祖神體瓶壺。



圖二十二：墨斗、曲尺也有神，奉稱為「先師」或「仙神」。



圖二十四：印童的崇拜源流，源於古之印章。



圖二十三：劍原有物崇拜之古俗，後衍為劍童子。

